明史纂修考

李晉華著

明史纂修考

李晉華著

顧序

明代去今三百年,史蹟固新,史料亦多,欲加考覈,猶非難事,惟明史乃易代後所成,忌諱孔多,其是非毀譽能盡得真否,未易遽定,而纂修之業經歷八十年之久,凡館務之紛更,工作之斷續,尤當知其梗概,然後可以言論史知人也。

案明史館開于順治二年,當時任總裁者為大學士馮銓及范文程等。馮本貳臣,見實錄中記天啟四年事多毀己之語,即竊取以去,後雖下詔求之,終不可得,所成史稿亦僅數帙而已。

康熙初,史館重開,旋以修順治朝實錄,館務中輟。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彭孫遹等五十人同修明史,復命內閣學士徐元文為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徐氏發凡定例,諸纂修官亦多所建議,史稿之完成若已可計日而待。惟洪永兩朝,語多避忌,事略而不詳,洪宣之後,史官好惡偏頗,實錄多不可憑,而嘉靖間祀典太濫,萬曆朝稗政孔多,自茲以往,典章制度蕪雜無聞,朝堂水火,疆場兵戎,是非莫辨,蓋無信史可言。弇州史料稍能存真,而嘉隆以後事不及載;他如吾學編,名山藏諸書則觸目多舛誤矣。故歷時十餘年,史稿雖粗成,猶未敢進也。

三十三年,再命大學士張玉書熊賜履為監修,尚書陳廷敬及左都御史王鴻緒為總裁,期分任成之。此時五十鴻博或歿或遷,在館者十不一二。萬斯同前受徐氏知遇,為纂全稿,然僅以布衣入史局,未拜朝命也。王鴻緒分撰列傳,重延萬氏于家,以史事委之。萬氏為黃宗羲高第弟子,熟諳明代掌故,其參訂史稿多據實錄,實錄未盡者則索之他書,往往以一傳之文參考盈尺之書四五或至八九,復與其門人錢名世細為商榷,而錢氏以文筆出之,故其

所定之稿辭達事明,有超軼乎前代史書者。惟正嘉以前事,實錄多疏漏,所藉以參訂者惟有弇州史料。嘉靖間之時事奏疏則多憑黃聲素之時略,萬泰天崇間事則憑之黃宗羲之續時略。考校未及終編,錢氏入直南書房,萬氏旋卒,鴻緒亦免官歸矣。

鴻緒歸田時,目覩同館凋零,慮其書之不成,遂盡將草卷携去,任一無知館客,妄加點竄;復以徐稿萬稿重加編次,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盡改舊觀。至康熙五十三年,進呈史稿,其時所成者,僅列傳耳,紀,志,表尚無有也;乃復取徐稿中之河渠,食貨,藝文,地理諸志刪改之,他志仍舊;又去功臣,戚臣,宦幸諸表,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諸王表如舊;後再刪改十六朝本紀,與列傳合之,其稿始備;卽今流傳之橫雲山人史稿是也。

王氏旣以己見紛更當日館臣全稿,毁譽隨其愛憎,是非自多謬張,而其任意割裂,使紀,志,表,傳自爲異同,尤爲一大缺點。雍正元年,張廷玉等奉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僅據實錄及殘存傳記稍一參訂,或以己意更其目次,或偶然點竄字句,或於記傳之後綴一贊辭,遽以進呈,下旨刊行,卽爲明史定本矣,其爲優爲劣固尙無有定論也。

余以故都文化機關之努力搜求,使今日所藏之明代史料更多于淸初,明實錄自啟禎以前幸無殘缺,我輩對于前朝之人與事又得以自由批評,不復如專制時代之多忌諱,常謂苟能以明實錄及其他史料與明史一一校勘之,且一一討論之,則旣可以測明史可信之程度,使其價值得一估定,而史家有作,又可備新體明史之取材,其有助于史學界者實非淺。李君晉華居平數載,學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專力研究明代史事,未嘗稍倦,先于去春作明代勅撰書考,又於去冬寫此明史纂修考一卷,以爲其治明史之初步工作。

喜其黽勉,爲之紹介於燕京學報。此稿刊行,治史者固得鑽研之便,而清社覆亡二十餘載,三百年間史事尚無完書,他日史館重開,定例發凡必求依據,則是書也足以示其典型,是又有致用之需也。工告刊成,爰述其大要而弁之於首。

顧頡剛。二十二,十一,十五。

自序

余居故都二年,承吾師顧頡剛先生之命,專研究有明一代史事。竊不自揆,欲將明三百年間事,擇其尤要者,一一爲之考證,期于谷豐潤之後更成紀事本末也。先生嘉余志,並勉余力行,且時以治史方法見示,以所發見之新材料相告。荏苒光陰,雖無甚成就,然準繩具在,有所循矣。

客秋,先生以黃雲眉先生所著之明史編纂考略(金陵學報一卷二期),並倫明先生之清修明史考稿一篇見示,讀之甚愉快!蓋昔時先生曾命余將明史與實錄對勘,作明實錄考一篇,惟以事蹟浩繁,卷帙又多,一時未敢從事,然先生期望之意則甚殷。茲得讀黃倫二先生之作,所論明史內容及纂修事實,正余所欲知而欲述者,得二先生之作而共證之,而又可一爬梳明史,以爲他日作明實錄考之助,其愉快爲何如耶!

明史纂修,歷數十年之久,職官亦數千百人,及其成也,雖不能媲美遷固,然自歐陽公新唐書新五代史之外,頗足稱焉,此後之論史者所公評也。然考其書與實錄異者多矣,如實錄載胡惟庸與其黨陳寧之被告謀反,詔賜自盡,不言伏誅,以謀反未眞也;然考明史太祖本紀則云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伏誅;而列傳則胡陳俱奸臣,而不言叛逆,是其紀傳所云已相矛盾矣,况又異于實錄乎?晉恭王傳原爲纂修官吳子瑞所定稿,傳云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棡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棡送至河南,太子令棡入朝,歸藩更以恭愼聞,待長史桂彥良有禮;然考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陝西,十一月自陝還,未言巡燕晉,蓋巡陝經豫入潼關,不必繞道燕晉,何能與棡共飲?且桂彥良于洪武十一年

授晉王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一月卒于家，又安得二十五年尚在，晉王待之有禮也？此楊椿爲吳氏言者，吳氏納其言，乃改爲「二十四年春太子巡陝西歸，棡隨來朝，勅歸藩，自是待官屬皆有禮，更以恭慎聞」，始爲明史定稿，而實錄記「十一月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晉王來朝」雖繫同日，實爲二事，晉王是否偕太子入京仍未可知，是皆明史之猶有待于討論者也。且其纂修也，歷時久，職官多，于工作之或斷或續，職官之或遷或降，史館之情形自不能不隨時而變。有今日所定之例明日更之，有今年所成之稿他年失之，而其人則一職未終而遷調者有之，一篇未竟而遽逝者有之，茲事體大，人壽幾何？其中間經過之事蹟紛紛杳杳，誠不能無考，而余有志于研求明史，更不能無所逃焉。因以已見分門別類，一一詳考，寫成此篇，以供治史者萬一之助也。

雖然此猶余研究明史之初步工作也。明史以王鴻緒史稿而增損之，張廷玉等已明言之矣；而王氏史稿竊之于纂修各官，改其面目，冒署橫雲山人史稿，進在彤幃，卒以此而竊願發，亦人盡知之矣。余既爲此篇之作，進一步而研求之，則王氏攘竊之事實，當有所以證明者；而于當時在館纂修諸臣所擬成稿必盡數搜尋，然後將各稿與王稿一一對勘，以明其某篇是竊之于某人者，某篇是本某人稿而增損者，將所有贓物，各還原主，斯不負奉旨纂修諸臣之苦心，並不致枉加王氏之罪名。其終也，則明史取材于王稿者其成分多寡？其增損之迹如何？而別有所創見者又爲何？凡此俱屬重要問題，爲研求明史所應注意者。今後倘能于此二部工作有所成就，或稍可副其志乎？願自勉之。

此篇之成，雖紕謬無足稱，然得于黃倫二先生一篇一稿之助實多；付印未幾，倉卒南下，又蒙謝國楨先生爲之校覈，使刋成有日，

並致謝意。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李晉華于北海靜心齋。

明史纂修考目次

一　四朝(順康雍乾)詔諭

隋書經籍志,始有正史之名,至宋定爲正史十七部,明刋監版,合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然遷固以來,皆以私家修史爲世業,無預於朝廷。自唐貞觀中,令狐德棻請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始以前代史事由帝王敕修,由是始有監修纂修總裁等官之分職,有紀志表傳之分撰焉。其後晉劉昫等之修唐書,宋歐陽修宋祁等之修新唐書,薛居正等之修五代史,元脫脫等之修宋遼金三史,及明宋濂王禕等之修元史,率循前代舊規,一朝亡後,新朝繼統,於修前朝之史,斯爲當務之急矣。明祚既終,滿人入主中夏,雖聲教不侔,然修史爲一朝大政,自亦不能廢,故自順治二年之後,即有開館修史之命。惟有明三百年,事蹟繁雜,非短期間所能纂述,由順治至乾隆歷四朝數十年之久,始告完編。其間史館之興輟狀況,及時主嚴防忌諱,干涉言論之事實,均與明史構成有關,並可以四朝詔諭中見之。茲先以四朝修史詔諭,鈔其全文如下:

順治二年五月癸未,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東華錄順治四卷)

順治五年九月庚午,諭內三院:"今纂修明史,闕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着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闕年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東華錄順治十一卷)

考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己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

(見朱彝尊曝書亭集書兩朝從信錄後)

以上順治朝詔諭

康熙十八年三月甲子,諭吏部:"薦舉到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彭孫遹,倪燦,張烈,汪彩,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淸源,陳維崧,徐嘉炎,陸葇,馮勖,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釚,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著纂修明史。"(東華錄康熙二十三卷)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丁卯,上問學士牛紐,張玉書,湯斌等:"爾等所修明史如何?"　牛紐等奏曰:"嘉靖以前已纂修過半。萬曆朝事迹甚多;天啓朝實錄有殘缺;崇禎朝無實錄:今就所有邸報編纂事蹟,方可分作紀傳。所以萬曆以後,成書較難。"　上曰:"時代愈近,則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關繫甚大,務宜從公論斷,爾等勉之!"(東華錄康熙三十二卷)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上召大學士等問曰:"所修明史若何?"　李霨奏曰:"草本已有大略。自萬曆以後三朝,事繁而雜,尙無頭緒,方在參酌。"　上曰:"史書永垂後世,關係甚重,必據實秉公,論斷得正,始無偏詖之失,可以傳信後世。爾等將此諭傳示修史各官知之。"(東華錄康熙三十二卷)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己未,諭大學士等:"爾等纂修明史,曾參看前明實錄否?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得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迫,要務多漏,且議論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東華錄康熙三十九卷)

按:正史材料,自當于實錄中求之;豈有修明史而不參看明實錄者乎?·康熙帝此問,雖自作聰明,然亦可知其淺

陋矣。

康熙二十九年二月乙丑,諭大學士等:"爾等所修明史,朕已詳閱,遠過宋元諸史矣。凡編纂史書,務宜考覈精詳,不可疏漏。朕于明實錄詳悉披覽,宣德以前尚覺可觀,宣德後頗多譌謬,不可不察!"(東華錄康熙四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諭大學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諸臣所撰本紀列傳,曾以數卷進呈。朕詳悉披閱,並命熊賜履校讐。熊賜履寫籤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蹟攸殊,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烈垂諸奕世,爲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罔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論其是非,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實無此意也。朕自反厥躬,于古之聖君既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 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爲論贊,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儻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爲也。至開國時佐運文武諸臣,各著勳績列傳之中;若撰文臣事實優于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纂修史書雖史臣職也,適際朕時纂成明史,苟稍有未協,咎歸于朕矣。明代實錄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弆,異日明史告成之後,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前曾以此旨面諭徐元文,爾等當知之!"(東華錄康熙四十九卷)

康熙三十一年己卯,諭修明史諸臣:"朕自冲齡,即在宮中披覽經史,明實錄曾閱數過,見其間立言過當,紀載失實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詳酌。如宏治中,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此亦情理之常;且所封之地,初不甚遠。而一時大臣及科道官員,交章爭執,以爲不可,至云'人民騷擾,國勢動搖'。時已有旨召崇王矣,竟因人

言而止。書言'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若藩王就封,必不可召見,則自古帝王,所云睦族之道謂何? 又正德實錄載:午朝罷後,於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百官皆跪於丹墀;時仆而暴死者數人,暍而死者尤衆'。夏月雖天時炎熱,何至人多暴卒? 且行間將士,每披堅執銳,勤力于烈日之中,未聞因暑而致死,豈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 所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矣。至於宦官爲害,歷代有之;明如王振,劉瑾,魏忠賢輩,負罪尤甚。崇禎之誅鋤閹黨,極爲善政。但謂明之亡于太監,則朕殊不以爲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於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爲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顚覆,盡委罪于太監耶? 朕於宮中太監,止令供灑掃奔走之役,一嚬一笑,從不假借,所以數十年以來,太監俱極貧乏,有不能自給者;爾諸臣想亦悉知。朕非信用太監之主,惟朕可爲此言。作史之道,惟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爲一偏之論。今特與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東華錄康熙四十九卷)

> 按:此所引宏治正德朝事,均無關輕重。明亡之間接原因爲朋黨,而直接原因則爲閹宦,事實彰彰可考。乃置閹宦于不問,豈可謂平? 而又哆言自身非信閹宦之主,去題遠矣。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甲戌,諭大學士等:"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豫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纂明史,著將此諭增入修明史勅書內。"(東華錄康熙五十八卷)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戊戌,上發出熊賜履呈覽明神宗熹宗以下史書四本,諭大學士等:"朕自沖齡,即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

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迹,史書僅記其大略而已,猶未詳載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

又諭:"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屍出之。至于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殉難,明係錯誤。至於本朝興兵聲討之故,書並未記載,可問熊賜履,王鴻緒等。" 尋大學士等覆奏:"熊賜履奉旨復行詳察崇禎死難太監,果係王承恩,非王之心,應遵照諭旨改正。至於左光斗,楊漣,察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司獄中,故照彼書書之。我朝高皇帝興師之由,詳載太祖本紀,是以明史內未曾載入。" 上曰:"太祖興師之故,雖不詳載明史,記其大略,未始不可。" (東華錄康熙六十四卷)

按明神宗在位四十餘年,初年張居正,呂調陽,王錫爵,申時行,葉向高等當國,尚有輔弼之方,當不致"之""無"不辨;光宗在位不及一月而崩;莊烈帝爲英明之主,文質彬彬可稽;若論晚明庸劣之主,亦只熹宗一人而已。所云"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不知何據? 滿洲起兵,雖有數十年歷史,然未入關之前,與明廷本無甚關係,其後攫取北京,亦由漢奸召之,並無謨烈可記;乃欲于明史中詳其興師之由,可謂敗壞史例者矣。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諭:"明史關係極大,必使後人心服乃佳。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失實者多,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今之史官,或執己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亦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

盡善。孔子聖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當今之世,用人行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自任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爲明史作文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御製文曰:

"朕四十餘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歸罪於朕,未嘗一時不自責也。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自覺愧汗,何暇論明史之是非乎? 况有明以來二百餘年,流風善政,豈能枚舉? 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顚倒是非者,概難憑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議論多歧者,非前鑑耶? 朕實無學,每讀朱子之書,見'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悅誠服。又讀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益見史官上古不免訛傳,况今人乎! 班馬異同,左國浮華,古人以爲定論。孔子至聖,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嘆。後世萬倍不及者,輕浮淺陋,妄自筆削,自以爲是! 朕觀凡天下讀書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至問以時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從來不與人往來,卽曰不能深知。夫目前之事,作官之道,尙茫然不知,而于千百年前無不洞悉,何得昧於當時而明於論古,豈非遠者明而近者闇乎? 所以責人重者責己輕,君子不取也。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採,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關係甚鉅,條目甚繁。朕日理萬幾,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細覽,即敢輕定是非,後有公論者必歸罪於朕躬,朕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重文章而重

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學素望,名重一時,明史之是非,自有燭見。卿等衆意爲是即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議。朕無一字可定,亦無議見,所以堅辭以示不能也。"
(東華錄康熙七十四卷)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丁卯,論大學士等曰:"明末去今,爲時尚不甚遠。傳聞李自成兵到,京師之人即以城獻。又聞李自成麾下之將李定國,在西便門援城而上。由此觀之,仍是攻取,可云獻乎? 此等載入史書,甚有關係,必得其實方善。張獻忠有養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見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監管領,以致敗亡。爾等纂修明史,其萬曆天啓崇禎年間之事,應詳加參考,不可忽略。"(東華錄康熙九十卷)

以上康熙朝詔論

雍正元年七月甲午,論大學士等:"史書務紀其眞,而史才古稱難得,蓋彰善癉惡,傳信去疑,苟非存心忠厚,學識淹通,未能定得失於一時,垂鑒戒於久遠也。有明一代之史,屢經修纂,尚未成書,我聖祖仁皇帝大公至愼之心,旌別淑慝,務期允當,惟恐幾微未協,遂失其眞,鄭重周詳,多歷年所,冀得良史之才,畀以編摩之任。朕思歲月愈久,考據愈難,目今相去明季,將及百年,幸簡編之紀載猶存,故老之傳聞未遠,應令文學大臣,董率其事,愼選儒臣,以任分修,再訪山林績學之士,忠厚淹通者,一同編輯,俾得各展所長,取舍折衷,歸于盡善,庶成一代信史,足以昭示於無窮。著將滿漢大臣等職名,開列具奏。"(東華錄雍正一卷)

雍正元年七月壬寅,以隆科多,王頊齡爲明史監修官,徐元夢,張廷玉,朱軾,覺羅逢泰爲總裁官。(東華錄雍正一卷)

以上雍正朝詔諭

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諭"昨因明紀綱目，考覈未爲精當，命軍機大臣將原書另行改輯，候朕鑒定。因思綱目三編雖曾經披覽，但從前進呈之書，朕鑒閱尚不及近時之詳審。若通鑑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爲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仿照辦理。又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爲'兔'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今遼金元史，已命軍機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見在改辦明紀綱目，著將明史一併查改，以昭傳信。朕非於此等音譯字面有所偏袒，蓋各國語音不同，本難意存牽合，即如滿洲蒙古文譯爲漢文，此音彼字，兩不相涉。乃見小無識之徒，欲以音譯之優劣，强爲分別軒輊，實不值一噱。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㺯'，亦令將犬旁删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適形鄙陋，實無足取。況當海隅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爲公溥乎？將此通論知之，所有原頒明史及綱目三編，俟改正時，並著查繳。"（東華錄乾隆八十一卷）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諭"前因明史內，于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眞，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覈改訂，並就原板扣算字數刋正。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于原書體制，無多更易。茲閱所進簽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違衆輕出；及敵軍已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即退軍，致英宗爲額森所乘，陷身漠北。乃紀中

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爲疏略。雖本紀爲全史綱領,體尚謹嚴,而於帝王刑政征伐之大端,關係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得失。且緣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偏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歷年歲月,直至朕御極以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諸臣,因時代既遠,便開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存簡括,於事昧要領,不能臚紀精細於史法尚未允協。前因明紀綱目所載,本末未爲賅備,降旨另行改輯。所有明史本紀,並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將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傳信。」(東華錄乾隆八十五卷)

以上乾隆朝詔諭

二　朝野學者之建議

史館既開,百度初張,彭孫遹等五十鴻博入館,分任纂修之職,各以其所見聞,以其才識,多所獻替可否於史館;而在野遺賢如顧亭林黃黎洲等,雖不拜新朝之命,然以史事關係至大,恐是非得失之不能盡當,不足以昭垂萬世,亦直接間接致其意於史館。由是總裁折衷諸說,而定例發凡,並訂編纂方法,然後綱舉目張,規模畢具,而於勝朝事蹟之去取,千秋事業之編摩,始有所率從焉。茲以當時朝野學者所建議,擇其尤要者,依類敘之:

(一)購求遺書:

1. 順治八年閏二月,大學士剛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查天啓四年及七年六月實錄,並崇禎一朝事蹟俱缺,宜勅內外各官,廣示曉諭,重懸賞格,凡鈔有天啟崇禎實錄,或有彙集邸報者,多方購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傳集記等書,皆可備資纂輯,務須廣詢博訪,彙送禮部,庶事實有據,信史可成。" 下所司知之。(東華錄順治三卷)

2. 順治十二年二月,少詹事朱之錫上疏言:"自國家定鼎以來,開館纂修明史,因天啟崇禎年間,事實散佚,參考無憑,遂致停輟。恐歲月漸深,傳聞愈舛。夫實錄不存,則可據者惟當時邸報,及野乘遺書。宜勅部官示中外,有以明末邸報來上者,量加旌賚。至求書早奉明旨,而各省奉行怠忽,請責成學臣購進,及任滿時課其多寡而殿最之,則事有專司,史料易備矣。" 疏入,下所司議行。(見清史列傳)

3. 康熙四年十月,御史顧如華奏:"伏讀上諭禮部,廣搜前明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查明史舊有刊本,尚非欽定

之書。且天啓以後,文籍殘毁,苟非廣搜稗史,何以考訂無遺。如三朝要典,同時尚論錄,樵史,兩朝從信錄,頌天臚筆,及世族大家之紀錄,高年逸叟之傳聞,俱宜采訪,以備考訂。至於開設史局,尤宜擇詞臣博雅者,兼廣徵海内宏通之士,同事纂輯,然後上之滿漢總裁,以决去取,纂成全書,進呈御覽,成一代信史。" 章下所司。(見東華錄康熙一卷)

4. 國史院檢討湯斌敬陳史法疏"臣愚,竊以爲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爲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况天啓以後,實錄無成將何所依據焉? 一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僅閭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輶軒未採,金匱失登,則姓氏無傳,何以發潛德之光? 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二也。天文,地理,律曆,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爲志爲表,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開獻書之賞,下購求之令,凡先儒紀傳,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許參考,庶體道法明,而事辭備矣。" (見湯子遺書)

5.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明史館總裁葉方藹請購書籍疏:"前内閣同翰林院會題疏内,請令禮部行文各直省督撫,不論官員士民,有收藏故明書籍者不拘忌諱,俱送該地方官量加奬賞,奉有諭旨遵行在案。臣等竊慮地方官職務繁多,雖遵依部文,止于奉行故事,不能極力購求,而藏書之家,又吝惜不肯出獻;稽遲日久,即使各州縣間有呈送,不過以尋常見聞之書,充數塞白,終無裨于實用。今請敕部再行確議,或令直省督撫,責成該管

學臣，或遣官專行采訪，不獨專載故明事蹟，有裨史事，即如各郡縣志書，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傳誌，皆修史所必需，務令加意搜羅，以期必得。其藏書之家，或詳計卷帙多寡，給值若干；或開注姓名送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書給還；或有抄本書籍，官給僱值，遣人就其家謄寫。總之朝廷曲示旁求，則人必倍加踴躍；奉行既有專責，則部檄不虛虛文。及今預行購取，待史館開日，據送到館，庶不致掘井于既渴之時，而結網于臨淵之後矣。"（見葉文敏公集）

6. 翰林院檢討兼明史纂修官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佑，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幰，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于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于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記，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見曝書亭集）

按朝野學者請求搜集遺書之疏數上,朝廷亦間有采納,降旨勸求,故四方藏書,亦多捆載入都者。然涉及神宗末年邊疆之書,及稗官,碑誌,記傳,出于史館之所不及知者,仍不得以上。(見戴名世南山集與余生書)。且邸報實錄,至崇禎十一年後始有活版,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祕所收,乃出涿州(馮銓)之獻,多經增損,前後事蹟,自多不能符合之處。(見顧亭林文集與公肅甥書.又與次耕書)。他如勝朝勳舊如朱國楨,遺老如顧炎武等,所聚先朝史籍,又多輾轉散佚,雖朝廷購求遺籍,三令五申,所得當亦無幾矣。

(二)訂定體例:

順治初詔修明史,以時方多故,在朝又乏文章之士,十數年間,無成績可言。康熙十八年,史館重開,選宏博五十人入館,分任纂修,規模粗具。自朱彝尊上書總裁,請先定例發凡後,徐乾學定修史條議,湯斌上明史凡例議,施閏章沈珩均上修史議,潘耒上修明史議,王鴻緒上史例議,顧炎武黃宗羲等,亦各以其所見,有所陳述,本末精粗,無不具備,體例參訂,有所由矣。茲以朱彝尊上總裁請定體例書附下:

"歷代之史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于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于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眞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歐陽子紀

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 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 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 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 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曾入版圖,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 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 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靦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 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也。”(見曝書亭集)

其討論本紀體例者有:

1. 湯斌明史凡例議:“明太祖四代考妣,當於本紀內載明,不必另作附紀。漢高祖父太公,身爲太上皇,光武父南頓君,身爲邑令;兩漢書皆不作紀。況四祖已先歿,又無事可考,唐宋史

亦無此例。興宗當稱懿文太子,睿宗當稱興獻王,仍載入諸王下。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統系分明。"又本紀條例十餘則,亦多所發明。(見湯子遺書附潛菴擬明史稿)

按:今本明史太祖四世考妣不另作附紀,興宗仍稱懿文太子,睿宗仍稱興獻王,是已采用湯氏議也。

2. 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四書:"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建文元年燕王來朝之說不足信。文皇從王景言,以天子之禮塟建文之說不足信。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從亡隨筆及致身錄,備載建文出亡之事不足信。九族實本宗一族,無以弟子友朋爲十族者,方孝孺十族之誅不足信。……"(見曝書亭集)

按:朱氏撰文皇帝本紀,適同館之撰建文帝本紀者具書"燕王來朝"一事,恐于書法相違,故有上總裁第四書。然關於建文遜國事,或有或無,各持一說,仍無所証實。朱氏文皇帝本紀,今無存稿,不知如何敘述(然亦可知其不信遜國之事);王鴻緒明史稿,則云'帝崩于火',但張廷玉等改定明史,則云"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是以帝出亡事,猶留餘地。尤侗亦以五十鴻博而任纂修者,其所著擬明史樂府有遜國怨一首,言之鑿鑿,且信"牢落西南四十秋"之詩,及正統時建文帝回朝之事,是則當時同館中,亦多與朱氏異議者。其他稗官野史述遜國事者,指不勝屈,我輩當別作一問題而研究之,不當以明史書法已定,遂不敢置問也。

討論列傳體例者,有

1. 徐元文兄弟修史條議:"一,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弘以後,

指歸各別;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菴,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菴,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且別有建豎,亦不必入。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于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傳。白沙門人,湛甘泉,賀醫閭,陳孝廉,其表表者;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王門弟子;江右爲盛,如鄒東廓,歐陽南野,安福四劉二魏,在他省則二孟,皆卓越一時。羅念菴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許敬菴雖淵源王湛,而體驗切實,再傳至劉念臺,益歸平正,殆與高顧契合矣。陽明念臺,功名旣盛,宜入名卿列傳,其餘總歸儒林。一,陽明生于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王龍谿輩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隱怪尤甚,並不必立傳,附見于江西諸儒之後可也。一,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爲切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爲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爲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谿周海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浸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見愼園集)

2. 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爲名乎? 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見南雷文定)

3. 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

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禹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籬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途,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于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于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條惟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見曝書亭集)

4. 湯斌明史凡例議"漢史以後,止有儒林傳;獨宋史儒林傳外,特立道學傳,以其時周程張朱繼洙泗之傳,不可同于諸儒,故特立一傳,以表正宗。康節南軒,則羽翼程朱者也。象山之學未大彰,從之者寡,自難與朱子並列;蔡季通,仲默,呂東萊胡文定,真西山,學術最正,著述最有功,皆不得列于道學;而黃直卿李敬子,陳安卿,張元德,李公晦,黃商伯,獨得以門人附朱子之後,可見當時史臣特表程朱之統系,而未嘗一一較量其學術之高下也。元之許魯齋,吳草廬,金仁山,許白雲,未嘗不可以稱道學,而元史不立道學傳,宋王兩先生于此蓋斟酌之詳矣。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爲一卷,王文成,鄒東廓,羅念菴等爲一卷,顧涇陽,高

景逸，馮少虛，劉念臺等爲一卷，道學傳不必多用人，諸公以道學爲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大約成弘以上，文清之派爲盛；嘉隆以降，文成之派爲盛；萬曆以後，涇陽諸君子終焉。平序一代之學統，而序中論其學術之同異，稍稍言及流弊，固無妨也。如不立道學傳，止稱儒林傳，則薛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谿，羅近溪諸公，可得一二十人與注釋經傳者先後並列焉。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司馬文正公，皆在大傳，固不得其爲大儒，從祀孔廟也。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見湯子遺書附潛菴擬明史稿）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尊道學于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于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以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虛，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于陽明，雖毅然闢之，亦不假借，然究其實，則未有能脫其藩籬者。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儒，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見三魚堂集）

按：自徐元文兄弟倡立道學傳後，附和者有彭孫遹等，反對者有黃宗羲朱彝尊諸人，若湯斌陸隴其介于兩可之間者也。此外張烈有王學質疑，汪由敦有史裁蠡說（汪說在雍正時），于立道學傳亦持異議。館臣以學統所關，齟齬頗久，且因此竟置諸傳于不問矣。（見毛奇齡西河合集

本史館總裁劄子)

又按:今本明史無道學傳,徐元文雖以監修而倡立道學傳,終格于衆議不果行也。

討論隱逸傳者有:

1. 嚴繩孫隱逸傳序"明興當兵革之後,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縕志嫉俗,不可得致者甚衆。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遯世無悶者亦多其人。其後士習漸漓,或布衣而談門戶,標榜風流,用相誇飾,矜清節者或寡矣。夫隱亦不一其轍,固有言用當世,身立本朝,而不在其位者,外是寧始嚬而終晦,毋前合而後用。至乃階高蹈以詭祿仕,又衒隱而凌俗焉,若末神放之徒,不以著於篇。"(見蔡松齡嚴繩孫傳)

2. 汪由敦史裁蠡說"有明隱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迹隱心競,豈所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見松泉文集按汪說著于雍正時)

3. 全祖望移明史館帖子五:"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遯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竄海揚塵,新主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睎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眞發前人未

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祗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翺,鄭思肖,龔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祗列之隱逸,則又何也? 夫惟歐陽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及生者,若概以忠義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見鮚埼亭集。按全說在乾隆時)

其他若方象瑛與施愚山論于忠肅書(見健松堂集),毛奇齡奉史館總裁論梁儲傳(見西河合集),王源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寧書,與友人論韓林兒書(見居業堂集),黃宗羲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見南雷文定),呂留良答谷宗師論曆志書(見晚村文集),全祖望移明史館帖子請增立屬國表,土司表,及附元遺臣傳於明史(見鮚埼亭集),皆朝野學者於體例有所商榷,或用或否,雖不能盡同,要之均與明史纂修有密切關係者也。

至云"文苑必著述成家者方列入","酷吏與奸臣,相去甚遠;史家分限甚嚴,未可以酷吏爲奸臣末減地","宦官傳當分別邪正,未可專論時代"各端,雖無甚發明,然于訂定體例亦不無少補也。(見湯子遺書附潛菴擬明史稿)

(三)分類纂修:

1. 潘耒上總裁修史議:"明史三百年,未有成史,今欲勒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而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宜搜采博而考證精,職任分而義例一,秉筆直而持論平,歲月寬而卷帙簡。"(見清史列傳)

2. 沈珩與湯潛菴侍講言史法書:"宋修唐書,紀志出自廬陵;紀極簡嚴,得春秋家法;志極弘備,得曲臺大小戴家法。紀猶之綱也,志猶之目也,所以詳略各得,本末互見,目例雖分,總是一篇文字,此史之所以得體也。唐修晉隋史,以顏孔該博屬紀傳,于李顓家屬諸志,雖各支冗,猶各見所長。至元修宋史,乘手不

倫,所以彼此舛互,蕪穢刺目。由是觀之,史之得失可知矣。又如列傳之體,其將相列卿之屬,猶得以年分梭,若道學,儒林,文苑,卓行,方技,循吏,宦官,佞倖之屬,尤爲全書吃緊生色處,其間自有源委脈絡,要在貫穿參驗,見人才盛敗,世變盛衰得失之由,或一傳而載一二百年之人,或一傳而旛成數卷。若裁年逐段分輯,將手筆參差,首尾跌蹙,豈史法乎? 然則此數項篇目,另當推舉一二巨手如明公者,統會一代始末,特筆專爲之,無己分題可也,分年必不可也。"(見耿嚴文選)

3. 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三書:"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于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見曝書亭集)

因館臣頗有主分類專責纂修者,故明史初纂時,將紀志傳各人分開,或一人撰一紀,或一人撰一志,或一人撰數傳,皆憑拈派而專責成矣。(見王鴻緒史例議上)

雖然,"兩都開刱之大略,累朝因革之源流,綜括之難;道統治術,上法虞周,下超漢宋,謨訓典制之淵崇,禮樂度數之察密,闡述之難;三百年中將相卿士,功名學術之同異,縷析之難;名臣耆儒之作述,條貫剪裁之難。"(見沈珩耿巖文選)。因此紀,志,列傳之分撰,雖稍有定議;而將三百年間事,分期纂修,亦應有所裁定也。

考康熙十八年五月,詔修明史,其時以監修徐元文未至,至十二月十七日始開館。十九年正月,先將景泰,天順,成化各朝,

分爲一期,拈派分撰。二十年六月,又分天啟崇禎兩朝爲一期。二十一年四月,再分隆慶萬曆兩朝爲一期。(見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弘治,正德兩朝,亦經第一期分撰。(毛奇齡史館奉總裁劄子,自云"初聞拈分傳題,在弘正之間。")洪武至正統各朝,當亦在第一期之列,因朱彝尊分撰文皇本紀,其同館某(指徐勝(嘉炎),見朱氏明史提綱跋)撰建文帝紀(同見曝書亭集),而湯斌則撰太祖本紀(見潛菴擬明史稿),均爲第一期之事。而尤侗明史擬稿序有云:"鴻博五十人,分爲五班自洪武至正德,編次亦如之。予班第五,所纂者弘正時事也。"又云:"將卒業又分嘉,隆,萬爲一編,泰,啟,禎爲一編,則錯綜其姓氏,而拈派亦如前。"由此推之,可知所分時間爲三:(一)洪武至正德各朝爲第一期(十九年正月至二十年六月),泰啟禎三朝爲第二期(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嘉隆萬三朝爲第三期(二十一年四月以後)。而每期又以紀志表傳等類,分五班撰述。此纂修時分期分類之大略情形也。

至纂修各官,分撰篇目,亦頗有可考者

尤侗分撰弘正諸臣列傳,外國傳,藝文志等篇。(見第六編)

毛奇齡分撰弘正二朝紀傳及諸雜傳,另有勝朝彤史拾遺記,武宗外紀,後鑒錄,蠻司合誌等篇。(見第六編)

湯斌分撰天文志,曆志,五行志;及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五朝列傳,太祖本紀,后妃傳等篇。(見第六編)

方象瑛分撰景帝本紀,及景泰,天順,成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各朝臣傳共八十六篇。(見第六編)

朱彝尊分撰文皇帝本紀,及洪武朝臣傳三十篇。(見第六編)

施閏章分撰景泰,天順各朝列傳。(見第六編)

汪琬分撰各朝列傳百七十五篇(見第六編)

沈珩分撰列傳十餘篇,及各朝本紀論贊(見第七編)

徐嘉炎分撰建文帝本紀(見明書學箕明史提綱改)

按嘉炎撰建文帝本紀,力爭當從遜國說,書具述其事,頗爲朱彝尊所詬病。先正事略謂"在史館中著作多不與人同",蓋指此也。

陸棻分撰文皇帝紀,及河渠,水利,藝文,選舉諸志。(見毛奇齡所撰神道碑銘)

按文皇帝紀,朱彝尊已撰之,藝文志尤侗已撰之,陸氏又分撰此二篇,不知誰爲拈得之題,待考。

倪燦分撰藝文志序(見清史列傳)

潘耒分撰食貨志兼他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訂定(見清史列傳)

徐釚分撰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大傳(見鄭方坤小傳)

嚴繩孫分撰隱逸傳(見秦松齡序)

喬萊分撰崇禎長編(見朱彝尊墓表)

姜宸英分撰刑法志(見清史列傳)

吳苑分撰禮志(見潘耒墓志銘)

黃虞稷分撰列傳及藝文志(見陸壽祺傳)

王源分撰食貨志(見學庵類稿)

徐乾學分撰大禮議,三案,東林諸事蹟(見清史列傳)

按此分撰之題,乃總裁與各纂修官酌定拈派,雖有名卿鉅儒心所慕好者,不敢越俎而問焉,故所傳者寥寥數人而已。(見尤侗明史擬稿自序)　然各題已拈派矣,而又有二人或數人所擬之題相同者,如方象瑛已撰于忠肅傳,

湯斌又撰之；毛奇齡撰順成以下四朝后妃傳，而順成二朝后妃傳，湯斌亦撰之；朱彝尊與陸棻則同文有皇帝紀，尤侗張烈同有王守仁傳（毛奇齡且有王文成傳稿二卷）；如此重複，殊令人莫明其妙。 大概分撰各題，已由拈派，有己所欲撰者不能拈得，而他人所撰又無當于己意，則以己意別撰一篇，此蓋非眩其長，亦非望史館之採納，乃嘉其人而欲為之傳也；或以其所論列失之翔實也。（如毛奇齡撰武宗外紀，則以同館之撰武宗本紀者不忍斥言其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故再為撰外紀也。） 然如湯斌所撰列傳篇目多與方象瑛所撰同者，則以湯曾為總裁，刪改方稿而入之潛菴史稿中耳，非二人同撰一題也。（見第七篇）此外則以館例所定，凡史官入館，先搜擇其鄉大臣事蹟之任犖書者，而後拈分其題以成之；如王守仁為毛奇齡之同鄉，故毛氏先為撰一傳稿，其後尤侗拈得王文成傳，則毛氏之稿僅供尤氏之參考材料矣。（見毛奇齡王文成傳本附註。） 至張烈亦有王文成傳稿，則不詳其故，待考。

三　纂修中之三時期

自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成書(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明史書成,見于東華錄。世多以爲明史成于乾隆四月七月,其實此時乃武英殿刊刻明史告成之時,非成書之時),其間經過,將近百年,依其成書之程序,可區分爲三時期:第一期自順治二年至康熙十七年,共三十四年。第二期自康熙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共四十四年。第三期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共十三年。其各期概況,略述如下:

(甲)順治初,史館初開,以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等任其事,徒有虛文,未見實事,久淹歲月,頭緒紛然。推厥原因,約有四端:(一)人才缺乏。滿族竊位之初,有志之士不忘故主,奔走遐荒,思圖復國,而于新朝之命,雅不欲拜;朝廷既無文士,于修史大政,自難舉行。(二)任非其人。當時奉旨纂修諸臣如馮,洪,李輩,俱爲貳臣,既已反顏事仇矣,尚何心論述舊朝之事!范文程雖爲開國第一儒臣,能效命于清廷者,然此時已老邁,(康熙四年以疾卒),亦無能任修史重務。(三)大局多事。明社既屋,忠臣義士擁幼君而偏安一隅者,旋仆旋起,三藩之禍,又接踵而來,尤使清廷窮于應付。(四)史料不備。鼎革之際,內廷典籍多散亡,而異族入主中夏,聲教不倫,民心恐遭忌諱,即故家遺族頗有存書,亦相率避匿,不敢公于世;故清廷雖屢有詔,購求遺書,而上之者寥寥。三百年間之事,纂述非易,既無史料可憑,更無從着手。有此數因,則第一期全無成績可言,殆必然之事也。(康熙四年,史館復開,其成績亦僅以滿文迻譯實錄而已,又會修世祖實錄遂罷。見偒椿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乙)康熙十八年三月,召試博學鴻儒,中式一等彭孫遹二等

十人、二等李來泰等三十人,分授編修檢討各官,同纂明史。始討論方法,訂定體例,並依類分題,以專責成,由是有規模之纂述,乃可得而言焉。

史館重開之後,第一步工作即將明三百年事分期纂述,而每期又依類闊題分撰;其先着手纂修者,則洪武至正德各朝事也。五十鴻博受命之始,孜孜矻矻,殆無暇晷。尤西堂年譜圖詩有云:"賤子濫竽分編纂,日不停下手頻叉。兀兀窮年補百一,譬以尺土填深壑。隃麋(墨名)椽燭安可得,祇餐白飯澆清茶。閒來欠伸循廊走,瀛州亭下看周遮"(見西堂餘集)。朱彝尊喬萊墓表云:"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驢一頭,晨入申出。"奉職之勤,于此可見。至一篇之成,是非之互相商榷,文章之互相品評,尤為史官應有之事。觀于方象瑛之言曰:"願從事此中,具極甘心,事業考之羣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據事敘述,其人自見。雖不敢希信史,然職掌所存,或者其無負乎?"(見明史分稿自序)。由是益可見纂修諸臣互相觀摩之苦心焉。

基于纂修諸臣努力之結果,第一期分撰洪武至正德各朝史稿,竟由十九年正月至二十年六月完篇(見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其成績亦可稱矣。二十年六月起,分撰泰、啟、禎三朝事,以崇禎朝無實錄,編纂尤難措手。總裁從汪楫議,選館臣六人,先撰長編,倪燦喬萊俱參斯事。而萬言又以獨力別成崇禎長編一書。由是崇禎一朝,史料差備。其崇禎死事諸臣,在長編未成時,許館臣任意搜討,不拘分限題目,以防湮沒(見毛奇齡史館奉總裁劄子,朱彝尊喬萊墓表)。同時朱彝尊亦有關于此項之論述,其上總裁第七書云:

"明史成書,莫難于萬歷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

至崇禎一朝,無實錄可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還同館諸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于李燾,其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鈎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俾紛衆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于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纂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銓次,而後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參稽之。"(見曝書亭集)

是則當時所撰崇禎長編,乃僅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而彙成者,其所憑據,猶甚單弱。故朱氏欲總裁將四方所上之書,參之家錄野紀,以補闕失,蓋欲其事之信也。迨長編草成,各人圖得之題,已屬稿而未完,或有疑而未決者,均得互相參訂,程功可待。計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不及一年,泰,啟,禎三朝史稿又完篇矣。第成之倉卒,而長編又多漏略,寫成諸稿,尚未臻完善耳。(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云"啓禎以後,書傳無徵,間有紀載,未可遽信,雖屢改竄,尚多舛漏,不敢自以爲是",可知之也)。

二十一年四月,再分撰嘉,隆,萬三朝之事。世宗,神宗,祖孫相繼,幾及百年,年代久遠,纂述甚繁;且嘉靖時祀典太濫,而大禮之議,是非難定;萬曆時稗政孔多,而黨爭繼起,忠奸難辨:此三朝史事之不易措手,亦不下于崇禎朝之無實錄可憑者。然歷一載,各人圖得之題,亦多已完篇,次第上之史館。(在三朝中,方象瑛分撰八十六傳,均已達呈,惟以防邊征廣粵傜諸大吏政績,年月考據未確,故于癸亥春(康熙二十二年)請得穆神兩廟實錄于丹徒張公處,再爲改定(見明史分稿自序)。可知嘉,隆,萬三朝史稿,至二十二年春已完篇矣)。

自十九年正月,開始修史,至二十二年正月,史稿粗成,中間經過時期僅三年耳,不論其成績之優劣,其成功之速,亦難能矣。然考徐元文事略云:"明年春(二十三年)詔留公專領史局。故事,總修官不與編纂。公以書久未成,手自排纂"(見先正事略)。似在二十三年,史稿尚未有成者。尤侗于二十二年四月乞假歸,至辛未(三十年)撰明史擬稿自序云:"予還九載,而此書尚未成"(見西堂餘集)。似在三十年,史稿猶未成者。其實不然,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此三數年間,纂修諸臣將其撰成之稿,紛紛上之史館(如尤侗三百餘篇,毛奇齡二百餘篇,湯斌百餘篇,汪琬百餘篇,方象瑛八十餘篇,朱彝尊三十餘篇均是)。其未成者,如尤侗所闡得嘉,隆,萬,及泰,啓,禎各朝之題,纂未及半,以病假歸(見明史擬稿自序);汪琬在史館六十日,杜門稱疾一年以疾免而歸(見汪琬墓誌銘);及施閏章先卒于二十二年,奉職未終,纂述自未能完篇耳。故所謂未成書,蓋緣總裁屢易,而五十鴻博又或殁或歸,全書尚未有成,並非纂修諸臣無一稿之成也。(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云'今衰病乞歸,所上諸傳稿,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總裁。"可知書成與否乃繫于總裁)。

然纂修各官分撰之題已多完篇,而久未勒成全書者,總裁屢易,固爲原因之一;而各人以有限之歲月,相率以數百篇或數十篇之稿上之史館,雖各人皆學問博洽,亦未免過求急就,其草率處及挂漏之弊在所難免。朱彝尊上總裁第三書有云:

> "伏望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稿。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册。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尺,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删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

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稿焉,夕當更此呈一稿焉,彼或異若築室于道,聚訟于庭,重襍揉,嵌竵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見曝書亭集)。

當時纂修官,好多務得,以短促期間紛紛呈稿,其"棟襍揉,嵌竵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誠有如朱氏所言者。是則總裁之難于裁定,已可想見,而全書勒成之不易,亦事實使然也。

十九二十年間,工作初張,纂修官尚無呈稿,此時總裁雖已派定葉(方藹)張(玉書)二人,實無工作可言。至二十年六月之後,第一期分撰之題多已完篇,故二十一年,湯(斌),徐(乾學)王(鴻緒)等,相繼爲總裁,始有分類改定各纂修官呈稿之議。湯斌題明史事疏云:

"臣與吏部侍郎陳廷敬等公議:以明史事體重大,卷帙浩繁,其纂修草稿已完者,先分任專閱,後再互加校訂。臣分任天文志,曆志,五行志,及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五朝列傳。已經刪改天文志九卷,曆志十二卷,列傳三十五卷。"(見湯子遺書)

由此可知二十一年之後,總裁即開始爲刪改草稿之工作。至二十三年,徐元文重領史局之後,書尚未成,積成草稿有待刪定,乃延萬斯同任其事。萬氏史才卓絕,而又熟於明代掌故,因得徐公之知遇,極願竭其心力,思有所報于勝朝,故此時期之成績甚有可言。韓菼徐元文行狀云:

"甲子(二十三年)二月,有旨留公專領監修。明史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公既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客(指萬斯同)有熟

于前朝典故者,公奉書禁延致省館,遇有疑誤,輒通懷商榷,當至夜分,積年纂紀傳十之六七,尋增呈紀七卷,傳十五卷。”(見碑傳集)

按楊椿再上明鑑綱目總裁書云‘斯同館元文家,爲元文核定明史,歷十二年而史稿粗成,凡四百十六卷”(見孟鄰堂文鈔)。此云‘成紀傳十之六七’,而未及志表,然則合紀、志表、傳計之,當五百餘卷矣。(參看第七節)。椿謂“萬氏館元文家歷十二年”,蓋自十九年徐元文爲監修時起也。然歷十二年後,則爲康熙三十年,元文卒于三十年七月,則萬氏館元文家直至元文卒時,主賓相得如此其久,亦難能也。

徐元文卒時,核定史稿已達四百十六卷(志表不在內),惟全書尙未成。至康熙三十二年,再命大學士于翰林員內,擧奏文章學問超卓者,來京修書。于是王鴻緒,徐乾學,高士奇同爲王熙,張玉書所薦擧。但是年四月,徐乾學卒,高士奇亦未至,被任爲總裁者僅王鴻緒一人,後再派陳廷敬同預其事。鴻緒分任核定列傳(見下),稔知萬斯同胥館徐元文家,爲元文刪定草稿,是時元文已卒,乃延致斯同于其家,即以核定列傳事委之。(方望溪文集卷十八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康熙辛未三十年,余始至京師,萬季野于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蓋指三十二年,王鴻緒任總裁時事,爲方苞入京之第三年也)。列傳之外,本紀則陳廷敬任之,志書則張玉書任之(玉書此時爲監修,本不預其事,但因十八年玉書亦曾任總裁之故)。歷數年,已彙分成帙。王鴻緒于康熙五十三年,進呈明史稿疏云

“臣舊居館職,奉命爲明史總裁官,與湯斌,徐乾學,葉方

然互相參訂,僅成數卷。(不言及萬斯同爲徐元文核定之四百十六卷,其居心可知。) 及臣回籍多年,恩詔重開史局,而前此纂輯諸臣罕有存者。惟大學士張玉書爲監修,陳廷敬爲總裁,各專一類。玉書任志,廷敬任本紀,臣任列傳。因臣原銜食俸,比他臣得有餘暇,刪繁就簡,正謬訂譌,如是數年,業分成帙。(三十八年,鴻緒授工部尚書,或于此時已業分成帙矣。)"(見清史列傳)

至三十八年,熊賜履重領監修(三十三年熊賜履曾任監修見清史列傳)檄王鴻緒之列傳諸稿,備錄奏進(見王鴻緒上明史稿疏),雖自云"尚多舛誤",而明史全稿,大體已核定矣。

康熙四十年後,史館主要人物相繼凋謝(王熙卒于四十二年,張英四十七年,熊賜履四十八年,張玉書五十年,陳廷敬五十一年),王鴻緒以附和內大臣阿靈阿,侍郎揆叙等議,奏改立皇太子事,奉旨切責,亦于四十八年休致(見清史列傳)。其回籍時,竟將史館草稿盡數携去,以數年之力點竄全部列傳稿,增損爲二百五卷,(斯同爲元文核定紀傳四百十六卷,其館鴻緒家亦歷八年之久(四十一年卒),雖再爲釐定,當亦不至減卷數之半,蓋鴻緒以己意妄刪無疑),于康熙五十三年進呈。其進明史稿疏云:

"自蒙恩歸田,欲圖報稱,因重理舊編,搜殘補闕,薈萃其全,復經五載,成列傳二百五卷。其間是非邪正,悉據已成公論,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遠,傳聞異辭,臣不敢自信爲是。謹繕寫全稿,齎呈御覽,宜付史館,以備參考。"

(見清史列傳)

其所云云,在將全稿冒爲己有矣。不特纂修諸臣慘澹經營之成績歸于烏有,即斯同二十餘年不辭勞瘁,提要鉤玄之苦心,亦

費杜費矣。

然鴻緒猶以爲未足也！既增損列傳二百五卷爲已有矣，以紀、表、志俱未有，乃又取徐稿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刪改之，其他仍舊。表則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惟諸王表仍舊。六十一年冬，又刪改徐稿本紀，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紀悉具。（見楊椿上明鑑綱目總裁書）於雍正元年進呈，計本紀十九卷，志七十七卷，表九卷，並五十三年所進列傳二百五卷，共成三百十卷，即相傳至今之橫雲山人明史稿也。其在六十一年進呈明史稿疏云：

"四十八年春，奉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發列傳史稿，細加刪潤。於五十三年進呈，蒙諭旨宣付史館。隨于五十四年春，特召來京修御纂詩經告竣，又蒙先帝點充省方盛典總裁。今書業編成多卷，俟公閱後啟奏外，惟明史止存臣一人，而本紀、志、表，俱未有成稿。臣夙夜纂輯，彙成全史，以仰副先帝之明命。計自簡任總裁，歷四十二年，或筆削夫舊文，或補綴其未備，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據鮚埼亭集云："橫雲山人史稿成，欲先生李因篤正之"，未知確否），或咨訪于當代之博雅，要以恪遵敕旨，務出至公，不敢無據而作。今合訂紀、志、表、傳，共三百十卷，謹錄呈御覽。"（見橫雲山人明史稿）。

經此次彙成全書奏進，鴻緒作僞工夫遂告成矣。然作僞者心勞而日拙，由來如此。鴻纂身後，其子孫鐫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稿，遂碍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譴！（見觀源書明史稿）

按：王鴻緒明史稿之前，尚有萬季野明史稿三百十

三卷,又有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王稿乃据而删改成書,並非王氏能撰成全部史稿;特其不明言依据他人之稿,失之忠實耳。(參看第七編)

(丙)雍正元年七月,諭大學士等,慎選文學之士,續修明史(諭見第一編。於是楊椿等二十三人(見第四編),同被薦舉,各分數卷,着手編纂。但不久即他任四出,留館者僅數人。五年冬,總裁張廷玉,朱軾命楊椿與汪由敦協力成書;而廷玉意在專委由敦,由敦事繁,更約吳麟分任。六年正月,麟與由敦至館任事。椿分草永樂至正德九朝列傳;胡宗緒草嘉,隆,萬三朝列傳。其中十二朝本紀,及后妃,諸王,洪建天崇列傳,則由敦與麟自為分定。椿受九朝列傳後,即伏案編摩,日夕無間,又時以筆札口舌與汪吳論列得失;汪吳從者十之二三,不從者十之六七。七月中,汪吳本紀未進,椿之九朝列傳五十卷已謄畢繳館(見楊椿上明史館總裁書)。雖此時纂修多屬增損成稿,然其任職之勤亦足稱矣。惟總裁之意,不屬于椿而屬由敦耳。

是時館中舊有草卷,不可復得(蓋多為王鴻緒攜去)。所存者惟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無一二,史料甚感缺乏。總裁迎合時主重修之旨趣,惟期褒貶抑揚之間異同王稿,其他非所計及,故纂修任務甚為簡單,僅於王稿紀傳後綴以贊詞,及以意更其目次,或點竄字句而已。張廷玉等進明史表云:

"聚官私之紀載,核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幃,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裁于馬遷,唐書起本于劉昫,苟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

成篇，用為初稿。（見武字明史）

是則此次續修，乃據王稿而修改，總裁已明言之矣。汪由敦因為總裁朱軾弟子，又得張廷玉器重，故雖為纂修官，頗有所建議；其所言雖有用有否，要亦於此次纂修工作頗有關係。其致明史館纂修某論史事書云：

"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蹤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既不滅四人為一傳，何專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論，即謂韓郭不應同傳。況謂之太祖嘗奉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為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于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為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概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興獨為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開館時，任揣愚陋，私有蠡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為弁冕，而遜志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為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湯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傳後，於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

即擬贊稿呈师,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衆論,以成一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

今若無所依據,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譬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証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様葫蘆,不足仰塞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脞說叢談,無足徵信者,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瞭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覩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簪趨也。(按湯斌明史凡例議,有"實錄何可盡信;如以爲實錄可盡信也則方正學叩頭乞哀,亦可信乎?"之語。) 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本竟就史料(弇州山人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亦令弇州知之,恐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見松泉文集)。

觀其推崇王稿之語,與總裁之意甚相吻合;至論韓郭同傳,及楊憲不應附于李善長傳後,亦卑無高論,惟得總裁之知遇,亦自嘵嘵不休耳。其關於各類體例,亦有所論述,史裁蠡說云:

"世家一體,史記,五代史而外,他無傳焉。顧有明魏,定,成,英諸國,或絕或續,與有明相終始。典禁衛,督京營,類用勳舊大臣,其關係安危,視諸藩之虛名列土,不得有爲者,相去逕庭。目以世家,良不誣也。傳中叙嗣爵世數,

有開國一傳累述而于迄明亡者,名爲列傳,實具世家之體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傳歟?黃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農,而列之循吏,苟惠愛在民,固不必官終守令也。如況鍾陳本深等,雖列顯要,亦宜收之循吏。有明隱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迹隱心競,豈所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文清無他事業,自當以儒學爲重,宜列儒林。文成以功名顯,顧高以風節稱,則歸之大傳,而門人附見焉。舊稿有奸臣傳,但以周延儒,溫體仁合爲單傳,不入此類,有佚罰矣。移置奸臣傳中,近與胡(惟庸)嚴(嵩)爲伍,遠與杞(盧杞)檜(秦檜)同科。"

(見松泉文集)。

考今本明史,無世家一體,則由敦欲進魏定成英諸國于世家,亦未爲總裁所許。且況鍾陳本深仍入大傳,陳繼儒仍入隱逸,猶未稍改。惟薛瑄改入儒林,周延儒,溫體仁改入奸臣,或從由敦之意而改。然謂薛文清儒學冠于事功,而入之儒林則可,謂其無他事業則不可也。溫體仁陰險誤國,列之于奸臣不爲過;若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則未免稍過;既列爲奸臣矣,而傳仍未改,亦無以見其奸邪之迹也。

此次改修王稿,已無甚足述。其稍有關係者,亦僅汪由敦曾有平庸之建議。他如楊椿雖惟此期中史館重要之職而不見好于總裁,亦不欲多持異議。全祖望有移明史館帖子六通,于增立屬國,土司二表;不仕二姓者宜入忠義,不宜入隱逸;及依傳在辯明書,附元遺臣傳各端,均有所論列,亦未爲總裁所採用。是則總裁亦不欲于義例上有所更張也。

自雍正元年七月,史館續開,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全書纂成,

經十三年之久;史館人才因循歲月,固爲原因之一,而世宗非右文之主,且以篡奪得位,日事誅鋤,無暇及于庶政,當亦不無關係。乾隆即位之初,詔以史稿付武英殿鏤板。至乾隆四年七月,全書刊成,計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凡三百三十六卷,即今通行之欽定明史也。

四　歷任纂修各官姓氏

順治二年五月

總裁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

康熙十八年三月

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

按徐公後拜文華殿大學士,此時以學士充監修,本非故事,特蒙殊渥,故有是命。(見張玉書徐公神道碑)

總裁庶吉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

按葉文敏公官至禮部侍郎,張文貞公官至戶部尚書,此就十八年奉勅修史時言耳。

纂修編修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李鎧,米漢雯,黃與堅,沈筠,方象瑛;檢討倪燦,李因篤,陳維崧,徐嘉炎,朱彝尊,秦松齡,馮勖,汪楫,邱象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毛奇齡,龐塏,高詠,陳鴻績,毛升芳,嚴繩孫,吳任臣;侍講湯斌,施閏章,李來泰;侍讀邵吳遠;祭酒曹禾;侍郎周清原;及周慶曾,吳元龍,錢金甫,曹宜溥,黎騫,龍燮等。

按右纂修官五十人,同爲應博學鴻詞中式者,授官編修或檢討等,依淸史列傳及各傳狀碑志附入。周慶曾以下六人授何官未詳。又考康熙十九年二月乙亥,吏部遵旨議覆內閣學士兼修明史徐元文奏"纂修明史,宜舉遺獻,請將揚州府前明科臣李淸,紹興府名儒黃宗羲,延致來京,如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該有司就家錄所著書送館。並監生姜宸英,貢生萬言,應速行文該督撫移送。其候補主事汪懋麟丁憂,服滿到部,應以原銜食俸,入館修史。原任副使

道曹溶,布衣黃虞稷,見在丁憂,俟服闋後咨送到館,告成日一併甄叙"。從之。(見東華錄康熙二十三卷)

又考徐元文奏薦李清等六人,下部議不允,特旨從之。有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詔並付史館。(見韓菼行狀) 萬言以副貢被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先正事略附萬斯大傳) 姜宸英于康熙十八年徵博學鴻詞時,葉公方藹,韓公菼,約聯名薦,適葉公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無及矣。尋以薦纂修明史,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先正事略姜西溟傳) 西溟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鮚埼亭集西溟墓表)

黃虞稷以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陳壽祺黃虞稷傳) 汪懋麟以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清史列傳)

康熙二十一年

監修:大學士李霨。(見清史列傳)

總裁:侍讀湯斌,贊善徐乾學,侍讀王鴻緒。(見清史列傳)

按:徐元文于十九年拜都御史,或不兼明史監修,故有改派李霨之命。至二十三年,元文罷都御史職,仍領明史監修官。

康熙二十五年

監修:大學士王熙,尚書張玉書。(見清史列傳)

總裁:尚書陳廷敬,庶吉士張英,侍讀王鴻緒。(見清史列傳)

按:王鴻緒于二十六年九月,丁父憂回籍。

康熙三十三年

監修:大學士熊賜履,尚書張玉書。(見清史列傳)

總裁：尚書陳廷敬，左都御史王鴻緒。（見清史列傳）

按康熙二十八年九月鴻緒將服滿，尚未赴補，左都御史郭琇劾其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得旨開釋。三十三年命大學士于翰林員內舉奏長于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薦鴻緒與徐乾學、高士奇，並召來京修書。（見清史館王鴻緒傳）

按：吳文僖公正治曾充監修（見彭定球吳公墓誌銘），宋文恪公德宜亦曾充監修（見徐乾學宋公行狀），均爲康熙三十年以前事，但不知何年受命，任職久暫耳。

雍正元年

監修：隆科多，王頊齡。（見東華錄雍正一卷）

總裁：張廷玉，朱軾，徐元夢，覺羅逢泰。（見東華錄雍正一卷）

纂修：孫嘉淦，蔣世臣，汪由敦，楊椿，鄒升，彭廷訓，胡宗緒，陶貞一，蔣繼軾，陸奎勳，梅㲄成，楊爾德，閻圻，姚之駰，吳啓昆，韓孝基，馮汝軾，吳麟，藍千秋，唐繼祖，吳龍應，王葉滋，姚焜，俞門詔，萬邦榮等二十五人。

按：雍正元年七月，重開史館，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書成。乾隆四年武英殿刊刻明史成，奉旨開列職官，監理官已改命允祿，總裁官除原命四人外，尚有蔣廷錫、鄂爾奇、吳襄、留保、胡煦五人。至纂修官據楊椿上明史館總裁書云二十三人，而明史所列爲二十五人，據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謂汪由敦與吳麟任事較後，故楊椿書僅列二十三人。但查汪由敦于雍正二年舉進士，授編修，旋丁父憂，以修明史，奉旨在館守制。而吳麟則由汪所薦，同奉張廷玉之命，專責館事者，楊椿亦曾言之。然則二十三人之後補入二人，似

非汪由敦與吳麟也。

乾隆四十二年

總裁:尙書英廉,程景伊,梁國治,侍郎和珅,內閣學士劉墉。(見東華錄乾隆八十五卷)

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詔刋正明史,除上派五人爲總裁外,又續派大學士于敏中,侍郎錢汝誠二人。纂修官則宋銑,劉錫嘏,方煒,黃壽齡,嚴福,羅修源,章宗瀛等七人。(王頌蔚于光緒二十一年,入直樞院,在方略館續得重改明史稿本四十餘卷,卷面題"總裁英閱","總裁于閱","總裁錢閱",及"纂修官黃輯","宋輯","協修官嚴輯","章輯","羅輯"等字案語云云。見明史考證擴逸)。

附萬季野先生傳略

史館一再開,先後總裁纂修各官不下數千百人,各以其所長有所貢獻,以助史稿之完成。然有不列館臣之名而隱然操總裁之柄者,則萬季野一人也。黃梨洲先生送萬季野北上詩有:"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之句,觀于此即可知其與明史之關係矣。玆博引諸家所爲萬先生傳記及墓誌諸文,取其尤有關于明史者彙編爲先生傳略如下: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爲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郞泰第八子。少弗馴,弗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忽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册,讀之甚憙,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誦之。旣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

而賦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于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坐。(見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

先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冲(梨洲)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愼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見錢大昕萬先生傳)

順治歲己亥(十六年。按以先生卒于康熙壬午(四十一年)，年六十推之，則先生生于崇禎十六年癸未，此時當爲十七歲)，先生初謁先遺獻(梨洲)于化安山。丙午(康熙五年，先生二十四歲)丁未(六年)間，余與先生及陳子夔獻讀書于鄞外之海會寺，見先生從人借讀二十一史，兩目爲腫。己酉(康熙八年)以後數年又與先生讀書于越城姜定菴先生家，發其所藏有明列朝實錄，廢寢觀之。余時注意舉業，頗迂先生所爲，先生謂富貴有命今古不可不通也；向晚必爲余詳說一日所觀某事之顚末，某人之是非，出口入耳，使余得粗知一代之梗概者亦多自先生敎之也。先生于明十五朝之實錄幾能成誦，其外邸報野史家乘無不遍覽熟悉，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即詳述其曲折始終，聽者若懸河之瀉。蓋先生無他嗜好，侵晨達夜惟有讀書之一事，而又過目不忘，故其胸中所貯益富，殆記所謂："博聞强識，敦善行而不怠，"先生其無愧乎斯語哉！(見黃百家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

康熙戊午（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見全祖望傳）司寇健菴先生，宮詹果亭先生以及京朝諸大老無不敬禮雅重。凡有古典故事未諳出處者，負詢于先生，先生以紙條答之曰'在某書某卷某葉'，檢書查閱，不爽錙銖，蓋不能不使人心服也。昔余任京時，見立齋先生（徐元文）論一事曰"萬先生之言如此"。一朝士問曰"萬先生何人?"答曰"季野。"又問"季野何人?"立齋先生怫然他顧曰:"惡!焉有為薦紳可不識季野者?"少司寇鄭山公先生曰:"天生季野關係明朝一代之人也。"（見黃百家墓誌銘）

先生為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疑指袁崇煥）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于督師少為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見全祖望傳）

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即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為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焚，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清史列傳引錢大昕傳）

先生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昔遷固才旣傑出，承其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于衆人之手，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少館于某氏（姜定菴），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平心而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見方苞萬季野墓表　按此乃丙子（康熙三十五年）秋方氏將南歸，宿于先生寓，先生因爲其言之。是時先生年五十四矣，欲以身後之事豫爲方氏屬也。）

先生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見方苞墓表）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

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見全祖望傳) 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見錢大昕傳)

先生之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尚書乾學居憂,請先生纂讀禮通考自國䘏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故深于經,徐公因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淡,自王公以下争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聽講者嘗數十人,録所聞其講肄,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祗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先生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亭林,萬季野,閻百詩,斯眞足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見全祖望傳)

先生于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見錢大昕傳)

先生于康熙壬午(四十一年)四月卒,年六十(錢傳)。卒後,門人私諡曰貞文(全傳)。(按黃百家墓誌銘謂"先生生于某年月日,以康熙壬午四月初八日卒于京邸,年六十五,"未知孰是,待考。)

先生所著有歷代史表六十卷(全傳作六十四卷),紀年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録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

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見錢大昕傳) 尚有石鼓文考四卷,而明史稿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見全祖望傳)

先生在京邸,携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戚,錢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絰爲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見全祖望傳)

按:先生之志,姚人黃百家,閩人劉坊,吳人楊无咎皆爲之;黃志最覈。其後方侍郎爲之表,則尤失考據。至謂先生卒于浙東,則是侍郎身在京師乃不知先生卒于王尚書(鴻緒)史局中,而曰:"欲吊之而無由,"其言大可怪!侍郎生平于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爲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乃大疎忽處也。又謂先生與梅定九同時,而惜先生不如定九得邀日月之光,以爲泯沒,則尤大謬。先生辭徵者再,東海徐尚書亦具啓欲令以翰林院纂修官領史局,而以死辭之。蓋先生欲以遺民自居,而即以故國之史事報故國,較之遺山其意相同,而所以潔其身者則非遺山所及,況定九乎!侍郎自謂知先生,而爲此言,何其疎也。(見全祖望傳附語)

黃梨洲先生送萬季野北上詩四首:

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搜烈廟終。此世文章推婺女,定知忠義及韓通。憑君寄語書成日,糾繆還防在下風。

管村彩筆掛晴霓,季野觀書決海堤。卅載繩牀穿皂帽,一蓬長水泊藍溪。獨蘭幽谷眞難閉,人物京師誰與齊。不放河汾聲

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

堂堂載筆盡能人,物色何緣到負薪。且莫一詩比老婦,應憐九袠有萱親。重陽君渡蘆溝水,雙淚吾披折角巾。莫道等閒今夜月,他年共憶此良辰。

三疊湖頭入帝畿,十年烏背日光飛。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良夜劇談紅燭跋,名園曉色牡丹旂。不知後會期何日,老淚縱橫未肯稀。(第一、二、三首,見南雷詩曆。第四首查詩曆未載,此據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

五　明史稿與明史通評

明史稿之成,乃康熙十八年以來諸纂修官之慘淡經營,及萬季野辛勤考覈,總成之結晶品,前已述之詳矣。第各纂修官學力有短長,任職有久暫,故分撰之稿亦不無優劣之分。現欲估定其價值,則其優劣自應還其本身,斷不能歸于王鴻緒;蓋王氏為竊人稿者,于原稿之撰述非其分內事也。明乎此,然後加以批評,斯有平允之論。明史稿成于諸名人之手,筆法體裁均甚精當,而考覈尤詳,斯其善者。茲略表之如下:

(一)搜集材料力求詳備　如潘耒撰食貨志,自洪武至萬曆朝實錄之有關于食貨者,共鈔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至四十餘紙,少亦二十餘紙,他纂尚不在是。又如館臣鈔嚴嵩,張居正,周延儒事,各五百餘頁,魏忠賢事千餘頁。(見楊椿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二)考覈事實信而有徵　如毛奇齡撰梁儲傳,奉總裁劄子云:"猶憶某在史館,施侍講閏章謂:'某何以草梁儲傳與舊史乖反?'　某曰:'所乖反者野史,非舊史也'。　曰:'有說則可'　曰:'夫豈無說而漫為之乎'?　曰'雖然,當有以說之'。翌日,朱檢討彝尊詢某于午門班次,曰'梁儲為秦府請地草敕一事,此大事,聞君作傳,乃竟削之而不書何居?'　曰:'某敢削儲事哉!顧儲實無此事。即此事故有之,顧在嘉靖三年,武宗大行,梁儲去位之後,而為儲事,冤乎!'　曰'有是哉,不當慎耶!雖然,盍辨諸!'"(見河西文集)

按秦王惟焯請地梁儲草敕斥其所請,據通紀列卿錄及名山藏,李氏藏書諸書,均載為正德十二年事。但武宗

實錄無此文,而世宗實錄嘉靖三年始載及秦王請地事,野史乃竊借此事而影射成文者,故西河據實錄削之。

又如朱彝尊論袁崇煥懿安后之死,上總裁第七書云:"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覩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 蓋以本朝儲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非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于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于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非烈愍皇帝之謚,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謚,應特書于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見曝書亭集)

按:改正王承恩殉難事,並見于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詔諭。

又如湯斌論本紀條例云:"實錄載至正十六年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而牧齋先生據俞本紀事錄,葉子奇上吳王書,以爲當在二十一年正月,相去六年。竊以爲當年史臣,與太祖同時,不應舛誤至此。太祖此時,兼總江南行中書省事,則書中丞相之稱,亦無足疑。故仍以實錄爲正。"(見潛菴擬明史稿)

(三)是非之爭必愼裁定　如毛奇齡論"大禮議",本總裁劄子云:康熙丙午,老先生典試浙江,曾疏明代禮議諸大事以策秀才;時某避仇江淮間,未之聞也。暨承史館屬題再四,又

不及嘉靖年事。第思此禮頗大,前已貿貿百餘年,今當裁定。倘不于此時有所論說,則在老先生自有主見,確不可易,而史館多人萬一有左右袒者,重起爭執,將自宋明以來貽誤至今者,而今復以貽誤後世。苟有識者起而正之,前則已矣,其以我輩爲何如人?"(見西河合集)

又如朱彝尊上總裁第六書云:"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于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以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于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見曝書亭集)

(四)本紀列傳務求完備　如徐元文疏"請如唐太宗序晉史例,稱制論斷,並出三朝實錄(天聰,天命,崇德及順治)以便參稽。明祚訖于愍皇,福唐桂三王大命已傾,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請從宋史益衛二王,遼史耶律大石之例,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例。至明末之臣盡忠所事,考之史例均當采拾,皆報可。(見韓菼徐公行狀)

凡此諸端皆爲構成史稿基礎之一部,即爲史稿精善之重要原因。然以分撰時用鬮題之故,凡本紀,列傳,諸君子與總裁酌定鬮派,雖有名卿鉅儒,心所慕好者,不敢越俎而問焉。(見尤侗明史擬稿自序)　因此於其人其事,我所稔悉者,未能鬮得(如毛奇齡欲作王守仁傳及論大禮議,均不能鬮得),而非己所詳審或不欲爲者,偏又鬮派而勉强爲之(王源撰食貨志,金德嘉撰文苑傳等,均非能勝任者)。且五十鴻博多爲處士,而處士難進易退,且又老邁,十餘年間,不[illegible]者

已三十人,餘則或轉或調,全不與史事,其在館者,不過一二人而已(見毛奇齡史館興輟錄)。有此種種原因,則所成史稿自不免糅雜,優劣互見。其優點已見於前矣,當再舉其缺點如下:

(一)惠帝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王本力斷爲無,凡涉遜國事皆删削,不及史臣(張廷玉等)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見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

按:撰惠帝本紀者爲徐嘉炎,徐氏力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見朱彝尊明史提綱跋) 但朱彝尊分撰文皇本紀,恐言及遜國事,與己書法相違,故極反對徐氏之議。彝尊以爲革除年間事多不可信,遜國紀事不啻百家,大約惑於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隨筆,致身錄也。(見朱彝尊姜氏秘史跋) 又萬斯同於遜國事,亦斷爲不足信,並辨紫禁城無水關,鬼門亦無其地。(見第四編萬季野傳) 經朱彝尊駁論於先,而斯同復裁斷於後,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可知斷定遜國事爲無者,非出王鴻緒之手也。

(二)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 不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見嘯亭續錄)

按:撰文皇本紀者爲朱彝尊,朱氏篤信實錄,既辯成祖之未以天子之禮壅建文,又辯成祖無戮方孝孺十族事,並謂野史所載株連之多,不應若是之酷云云(見上總裁第四書),均可想見其不欲於燕王多所責難。而萬斯同亦篤信實錄之人,於朱氏所論列自亦無異議。殊不知實錄多史臣曲筆,不可盡信。斯則彝尊斯同等之誤,亦無預於王鴻緒也。

（三）周溫二相爲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魏廣微當之,亦不及史臣本。(見嘯亭續錄)

按溫體仁居心陰險,專以傾軋爲事,於國家大計又毫無策畫,因循誤國,謂之奸相允矣。若周延儒俾一庸相耳,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及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以之入奸臣傳,則未免稍過矣(見廿二史劄記)。由是則謂史稿之不盡公允可也,全無曲直則非也。

（四）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稿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則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誣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見魏源古微堂集書明史稿)

按神宗以冲齡繼位,張居正爲首輔,隱操人主大權,專擅之過誠有之;然神宗初年善政甚多,自不能抹煞張氏輔弼之功。史稿以權奸叛逆加之,殊不宜然。但考萬斯同羣書疑辨,有聲江陵十二大罪之文,不知江陵傳之嚴加斧鉞,是否出諸斯同之意? 然王鴻緒身爲總裁,其後又擅改原稿,似不應胸中全無涇渭,斯則王氏之罪也。

(汪由敦謂江陵傳皆據弇州之筆,未知確否?見第三編)

（五）'或謂明史稿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稿於王之寀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東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淳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淳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 淳古十五從

戎,十七受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且曲加污衊,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 其爲王鴻緒之增竄無疑"。(見魏源書明史)

按:東林與魏黨之曲直,稍有識者皆能判定,而明史爲一代之書,尤應采取公論,務得其平,而足以垂後。乃抑揚頓挫之間,別有所用意,姑勿論其筆之出於誰手,王氏亦不能辭其咎也。

考楊椿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有云:"最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眞僞,深文巧詆,羅織爲工,而名臣事迹,則妄加醜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蓋是非毀譽尙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等自爲異同已也。"(見孟鄰堂文集) 夫如是,則東林與魏黨之曲直,蓋難言矣!

王稿缺點,大概如是。至列傳未免太濫,食貨,兵政諸志,均失之疏略,魏源曾論之。然關係尙輕,殊不必多加抨擊。予下當再言明史。

明史據王稿而增損,其勝于王稿者固有,而其改竄王稿,或仍王稿之謬而未改者,亦復不少,優劣亦互見焉。茲並述之如下:

(一)表志列傳有因有創。其間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曆志增以圖,以曆生于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于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

者不載（全祖望移明史館帖子一,以爲古今四部存亡無以考校,未免求全責備),其例始于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又反覆申明,于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創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六部,而都察院糾劾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以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賊,至于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于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見四庫提要)

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其例有創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戾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爲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爲盡善。土司叛服不常,既不可列于外國,又不可廁于列傳,故別而出之;石砫秦良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土司例之也。" 其論七卿表及閹黨列傳,則與四庫提要略同。

（二）編纂得當　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則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 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 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 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

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併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成，則文龍不另傳而併入崇煥傳內。此編纂之得當也。(見趙翼廿二史劄記)

(三)立傳多存大體 此與某記載'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解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于蕭何韓信(李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于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猜嫌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見廿二史劄記)

(四)附傳亦具義例 (一)父祖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不附傳，如張玉張輔父子，一著功于'靖難'，一著功于征交，則各自為傳。他如周瑄與其子經，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陛，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綎，楊廷和與其子慎等莫不皆然。(二)其人其事之相類似者則附于一人傳後，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此則其簡括得宜也。(三)其例外者，如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各附本傳，此仿漢書之例，以敍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為將；而張居正傳之附其曾孫同

敞,馬芳傳之附其子林及其孫爌,是又以見張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死國難也。其與李延壽魏收之以子孫附其父祖,不免代人作家譜者有別矣。(見廿二史劄記及陔餘叢攷)

(五)原文之有關重要者必載　明史于諸臣奏議,凡切于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寃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寃;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于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見陔餘叢攷)

(六)裁斷是非至爲允當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楊主考孝宗者)而非張璁等(張主考興獻王者)。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宋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應考仁宗),世宗(明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應考興獻王)。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眞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于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見陔餘叢攷)

凡上所述皆其犖犖大者;明史紀志表傳各極其善,槪可知矣。

若統其全書評之,猶可舉趙翼之言如下: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選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至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也。惟其修于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眞,非同後漢書之修于宋,晉書之修于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删,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于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見廿二史劄記)

綜合後人之批評,明史蓋有褒而無貶矣。其果盡然乎?則亦殊難斷定。禮親王昭槤有云:"至于奏牘多于辭令,奇蹟罕于庸行,則二史(並王稿言之)病處相同,殊有愧于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爲差勝耳!"(見嘯亭續錄) 是誠篤論,然發其病處,或容有未盡耳!

又考方苞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云:"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書尚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恒麓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相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間最劇。惟萬曆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間猖狂,出沒塞下,西寧以東,甘,凉,洮,岷,歲無寧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陜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爲

方略必有可爲後法者。文正公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繫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于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于糙錄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處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當日所僅得于實錄,雖欲搪拾,莫由成章,而嘆爲'不可如何'者也。"(見方望溪文集卷十八)

然則明史亦不無缺點矣,惟其缺點或爲當時所不及察,或已知之而亦莫可如何者,不可一例言之耳。究其優劣之成分如何?其眞正之價値如何?尙有待于吾人之慎爲考覈而估定之也。

附 明史小評

吳晗

明史因修纂時間過長,從順治二年數起有九十五年,如從康熙再開史局數起也有六十幾年。中間不知道更換了多少總裁,多少批纂修。不由一手始終其事,所以紀傳志表,往往抵牾。並且卷帙過多,替它逐一審校一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如將一切明代史籍,清人傳述,和湯斌,尤侗,汪琬,朱彝尊,楊椿,毛奇齡一班人所撰的史稿,黃宗羲,全祖望,王夫之一般人所撰的詩文集,和明史一一互校,便可發見明史有若干部份有脫文斷句,有若干部份有譌字譔文,有若干部份重複,有若干部份漏落。這些小問題向來不被人注意,粗心一下讀過去也就算了。可是我們如要可信的史實,要利用這些史料時,便非先費一番功夫,作幾次辛苦的校讀工作不可。

爲要引起一般學者對這一小問題的興趣,以下試約略舉出幾條明史中較爲顯著的錯誤,作爲例證。

(一)脫文 卷二百八十五趙壎傳附烏斯道傳:"傅恕字如

心,鄞人,與同郡烏斯道鄭眞皆有文名……斯道字繼善,慈谿人……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榮陽外史"。這一段小傳,我們如不參校旁書,便一點子也不會明白它的錯誤,以爲榮陽外史即是烏緝的別號,"子緝"下一段都是烏緝的傳文了。但試一檢王鴻緒明史稿的傳文,烏緝又作烏熙,"子緝亦善詩文"下"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上有"眞字千之"四字。這樣一來,"洪武四年"以下一段便都成爲鄭眞的小傳,和烏氏父子毫不相干了。按張時徹甯波府志文學傳烏斯道傳"子熙光,字緝之,爲國子監丞,亦以詩文擅名"。慈谿縣志文苑傳所載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斯道子名緝光,字緝之,明史作名緝固然錯了,明史稿作名熙也不能算不錯。明史稿"眞字千之"四字是承上文"與同郡烏斯道鄭眞皆有文名"說的。明史疏忽,落此四字,便張冠李戴,鬧了笑話

(二)錯誤 卷三太祖本紀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納,吳沉爲之"。故宮出版乾隆四十二年重纂明史本紀文同。按宋訥即宋納,納爲訥之誤文。卷一三七有吳訥傳。吳伯宗吳沉傳同見卷一三七。王鴻緒明史稿本紀三只說:"十一月戊午做宋制置殿閣學士"。邵質不見明史及其他諸書,竟不知他到底是什麼人。考王氏明史稿太祖本紀的撰人是湯斌。檢擬明史稿卷三:"戊午初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據此,邵質原作劉仲質。證以明史卷一百十一七卿年表,"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劉仲質任禮部尚書,十一月改大學士",再考北平圖書

館所藏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始倣宋殿閣之制,置大學士官,同拜命者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四人",都足證明明史本紀所說的邵質實即劉仲質。仲質傳附見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崔亮傳:

'劉仲''邵'三字毫無瓜葛,這斷不能委爲當時手民之誤。並且有七卿年表的本證在,我們實在想不出錯誤的由來。

(三)事誤　卷一百三十六陶安傳:"安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按安傳出汪琬手,陳友定兵攻城一事,汪氏傳家集鈍翁續稿卷三十八陶安傳作"信州盜蕭明攻饒安"。湯斌擬明史稿卷一,太祖本紀一:"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信州賊蕭明犯饒州,知府陶安敗之"。這一件事,明史本紀削去不書。考當時情勢,陳友定據有八閩後,只有一次派兵攻明方的處州,被胡深打敗,從此就關門守己,自顧還來不及,那兒還有能力來向外發展,并且是越浙攻饒!朱國禎開國功臣傳亦作"信州賊蕭明攻饒安",就是汪琬撰史稿的根據。明史改作陳友定,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四)重出　鄭定事蹟見卷二百八十六林鴻傳:"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訓導,歷國子助教"。卷一百二十四陳友定傳又說:"鄭定字孟宣,好擊劍,爲友定記室。及敗,浮海入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末累官至國子助教"。這兩篇傳文相差不過幾個字,並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三林鴻傳,不過省去歷延平府訓導下"歷齊府紀善"五字而已。

(五)矛盾　胡惟庸得罪被殺,黨案牽連十幾年,被殺的武官

文臣智識份子富豪平民有好幾萬,是明初一件大事。不過他的獲罪之由,却傳聞異辭,莫衷一是。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國傳占城傳以爲"洪武十二年貢使至都,中書不以時奏。帝切責丞相胡惟庸汪廣洋,二人遂獲罪"。卷三百二十二日本傳又以爲"先是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甯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旣至而惟庸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意以防海爲務"。這就是說,胡惟庸的罪狀是謀反。其實,細按當時紀載,便可知這一段史跡出於太祖親定的大誥,一面之辭,不可信。況且遍查日本史乘和僧徒傳紀,就根本沒有如瑤這個人。胡惟庸在十二年九月下獄,次年正月處刑。在這短時期中也不能做出這些佈置。日本來華商船,據日方紀載和名山藏吾學編皇明馭倭錄諸書,他們大抵多是海賊,好就做買賣,不好就沿海搶掠,帶軍器以防海賊爲名,不算是一件違禁的事,用不着把它藏在大燭中。並且南京是當時首都,大都督府所在,四百多日本人也不濟事!胡惟庸即使太笨,也不致笨到這個地步。卷三百〇八胡惟庸傳又說:"惟庸旣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據此則通倭,通虜,謀反,三事都發見在惟庸死後的幾年中。那末,所謂胡黨的罪案,到底是一些什麼呢?又如封績,明史說他是"故元遺臣",其實,據當時的口供昭示奸黨錄所載,他不過是一個不識字的奴才,連北方都從來沒有去過。一生沒做過官,硬安排他是遺老,明

史館的纂修官未免太'神經過敏'了吧!

(六)簡失　卷二百八十六林鴻傳"王偁字孟敭,父翰,仕元抗節死.偁方九歲,父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領鄉薦,入國學,陳情養母.母歿,廬墓六年.永樂初用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學博才雄,最爲解縉所重.後坐累謫交阯,復以縉事連及,繫死獄中"——只說王偁的事跡,於他父親的事只以一語了之.在卷一百卅四陳友定傳又附有王翰的小傳"王翰字用文,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友定敗,爲黃冠,棲永泰山中者十載.太祖聞其賢,强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述王翰事詳悉,於他的兒子王偁,也只帶及一語.按這兩傳都出朱彝尊手.見曝書亭集卷六十三王偁傳,翰傳附及.明史把它分開來,以翰爲元臣仕閩,故附陳友定傳.以偁有文名,故附入文苑林鴻傳中.互爲詳略,煞費苦心.可是我們如細讀朱氏原傳,則知明史務爲簡略,頗失史意.如原傳"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明史簡作"洪武中領鄉薦",把一肯定的史實簡成模糊,簡得沒有道理.原傳"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明史作"爲黃冠,棲永泰山中者十載",把道士譯成黃冠,把年譯成載,雅是雅了,可是有什麼大道理呢!並且明史還把這一句改錯了.林鴻傳中明說"永福王偁",參以原傳,我們知道王偁以其父入閩故,所以占籍永福,則永泰山中爲永福山中之訛明甚.

(七)互異　關於海盜劉香的下落,明史卷二百六十五施邦曜傳和卷二百六十熊文燦傳不同.施傳說:"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縶香母誘之,香就禽".文燦傳則以爲"鄭芝龍合廣東兵擊香於田尾遠洋,香脅洪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

(八)缺漏　關於兩次纂修元史的纂修官,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趙壎傳說:"三年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壎爲纂修官。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并與者壎一人而已"。按二年修元史之纂修官,據同傳爲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王錡,傅著,謝徽,傅恕,趙壎十六人。合三年之纂修官十四人爲三十人。可是趙壎以一人而參與前後兩次史局,實際上只能算是一人。所以兩次的纂修官的總數,據明史只有二十九人,和三十人之數不合。

按所缺一人爲王廉,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二有傳。"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籍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右左布政使。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大約是當時館臣不留心,偶然忘了王廉的名字,又無法湊成三十人,便把趙壎算成兩人,抵三十人的數額了。

(九)偏據　卷二八五戴良傳:"太祖初定金華,命(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明年用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良忽棄官逸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擴廓軍。道梗,寓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此出黃存吾閑中錄。曝書亭集卷六三良傳與之多異。"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

久之挈家泛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這樣說是戴良在洪武十五年前不但沒有做過明朝的官,幷且也沒有見過太祖,始終是元遺臣。十五年後被徵,强廹他投降做官,所以自殺明志。全祖望九靈先生山房記也力辨其仕明之誣,說良在十五年前和明絕無關係。竹垞謝山諳熟明代掌故,所說都有根據。明史却偏信一家之說,引爲信史,這種不闕疑不求眞的態度,實不足取。

(十)字譌　卷二八三湛若水傳:"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懷字汝德,南京太僕少卿"。按李懷,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八作呂懷,"號巾石,嘉靖壬辰進士,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明史卷二八二唐伯元傳:"伯元受業於永豐呂懷"。卷二〇八洪垣傳又附有呂懷小傳:"呂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之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這樣,湛若水傳中之李懷可信爲即洪垣傳中之呂懷,李爲呂之譌。撿以明史傳中涉及另外一人,如這人有專傳時,即以"自有傳"了之,不更述其字號籍貫行歷之例,這也不能不說是重傳了。

附　修史議　　施潤章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覯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

魏晉以還,唯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爲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于雪怨,而索米見誚,抑又甚焉。歐陽不爲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

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譏,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 今國家膺圖秉籙三十餘年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 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曰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爲功,因舊者易爲力也。明史如大政記,吾學篇,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于萬曆,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略,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略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于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空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予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皎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于賢哲,明季門戶,淸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牴牾,議論蠭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眞,著則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椽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嫻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摭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

之難者也。

按侍講所論修史八難甚是卓見。'嫺詞賦者之史哉,善記問者短筆札……'云云,尤是館臣學問定評,而發人所未發。惟此議不見于四庫本學餘堂集,當是論'忌諱'處即觸清廷忌諱,爲之删去。前以未見此議,未得列入'朝野學者建議'之下,因補錄于此,以見侍講之才識亦庶幾良史也。

六　纂修各官所擬史稿考略

(一)尤侗明史擬稿 見西堂餘集)

康熙十八年三月,尤先生六十二歲,應召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列第五班分纂弘正諸臣列傳。在史局三載,纂列朝諸臣傳,外國傳,共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二十二年四月乞假歸。(西堂餘集悔庵年譜下)

明史擬稿六卷:

列傳卷一:王守仁、吳寬(趙寬),王鏊,楊廷和。

卷二:楊守陳,守阯,守隨,茂元,鄒智(李文祥),舒芬,鄭善夫(高叔嗣傅汝舟),顧璘(弟瑮)陸深。

卷三:趙用賢(孫士春),周順昌(朱祖文),李繼貞,杜喬林,呂維祺,黃道周。

文苑卷四: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桑悅,楊循吉(都穆),唐寅(張靈),祝允明,文徵明(陳師道,陳淳,彭年,周天球,錢穀,居節),蔡羽(王寵),何良俊,楊慎,王廷陳(顏木)。

隱逸,孝行,忠義,獨行卷五:沈周,孫一元(方太古,張詩),何競,傅櫆沈雲祚(趙嘉煒),席本禎。

循吏藝術卷六:董樸(子士毅),姜昂(子龍),狄雲漢,張舉,王勳,吳傑,李維聰,陳文偉,史忠,徐霖,陳鐸,王磐,梁辰魚,郭翊,吳偉。

明史外國傳八卷:

卷一:朝鮮,日本。

卷二:琉球,安南。

卷三:占城(賓童龍靈山崑崙),暹羅,眞臘,爪哇(蘇吉丹,丁機宜,重迦邏,

吉里地悶,碟里,日羅夏治,合貓里),三佛齊文郎馬神百花,浡泥南巫里。

卷四:蘇祿,彭亨,柔佛,婆羅,滿剌加(龍牙門,龍牙菩提,龍牙犀角,龍涎嶼,東西竺,九洲山),佛郎機,和蘭(美洛居),歐邏巴。

卷五,蘇門答剌(那孤兒,黎代),阿魯,錫蘭(覽邦),溜山,柯枝(小葛蘭,木骨都束,卜剌哇),古里(古里班卒,竹步,剌撒),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古麻剌,西洋瑣里,瑣里,亦兒把罕,淡巴(甘巴里,討來思,打回,白葛達,黑葛達),榜葛剌,(沼納樸兒),巴喇西,古剌麻林,阿哇諸國。

卷六:于闐,亦力把力,撒馬兒罕(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渴石,迭里迷,卜花兒,苦里哥,失剌思,納失者罕),哈烈(俺都淮,八剌黑,魯迷),拂林,天方,默得那,阿速(沙哈魯,火剌札,噢力麻兒,敏眞誠,白松虎兒,加異勒),西番。

卷七:哈密,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土魯番(火州),柳陳城,黑婁。

卷八:蒙古,兀良哈。

明史藝文志五卷(缺)

(二)毛奇齡明史擬稿(見西河合集)

先生應制科(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給筆札纂修明史。乃以栝題草弘正二朝紀傳及諸雜傳,得二百餘篇(見李㙭西河先生傳)。又自云"某以不材,承乏史事,嘗經分題起草,爲紀傳大小二百餘篇,自啓禎以前,凡已經栝擬草本無不一一完繳在案"(見史館李總裁先生劄子)。入史館越八九年,以乞病南去(見李天馥西河合集領詞)。

西河合集傳目:

卷一(一名蕭山三先生傳),魏文靖公驥,何孝子競,張大司空時敏。

卷二（一名越州先賢傳），呂訓導不用，楊恭惠公誠，毛中襄公吉，謝文正公遷，呂侍郎獻，謝狷齋公愉，張中丞元冲。

卷三（一名越州先賢傳），少保吳公君澤，姜光祿永明，給事中周公洪謨，巡撫朱公燮元，姜尚書逢元。

卷四（一名五忠傳），周文忠公鳳翔，少傅祁公彪佳，俞御史志虞，左都御史劉先生蕺山，給事中章公正宸。

卷五（一名分纂同郡循吏孝子節婦雜傳），知府湯公紹恩，按察副使王公孫蘭，呂孝子升，劉孝子謹，孟貞女蘊，徐鏞妻李氏，竇孺人妙善。

卷六（一名崇禎二撫傳），兵部侍郎徐公人龍，蔡忠襄公懋德。

卷七，沈七傳，楊孝子傳，曹大常卿別傳，徵士包二先生傳，毛義門傳，尼演傳，陳老蓮別傳，湖中二客傳，桑山人傳，何顯傳，毛鶴舫傳。

卷八（列傳備傳——凡屬史館所分題，而與史文有異同者），吳寧（史作楊寧），張瑄，潘蕃，吳洪（子山附），白昂（子圻附），周季麟，賀欽。

卷九（列朝備傳），李夢陽，仇鉞，涂禎，王承裕，伍文定，邢珣，徐璉。

卷十（列朝備傳），馬中錫，鄒昊，洪鐘，陳金，俞諫，陳天祥，叢蘭。

卷十一（列朝備傳），郭東山，張士隆，楊旦，俞敎，李紹賢，戚杰（子伸附），焦芳。

E. 文成公傳本

注云："此卽史館列傳中草構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搆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鬮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搆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侗）鬮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爲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爲未成之史，非秘笈，言之者無罪，可竟觀焉。"

王文成傳本(續補)

遠宗識云："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携館中草本歸,耕以存實,而草本又軼其半,每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絕筆久矣。康熙辛卯(五十年),命予與及門張文鱵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呈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時本則稍有間云。"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注云："彤史者,後宮女史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傳! 予幼時得先子所藏宮闈記聞一卷,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及承乏史館,又闔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乃取外史所記與實錄所載后妃冊封及崩薨喪葬諸禮節之文而草成之。而拾其餘賸,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爲斯篇焉。"

卷一:孝慈高皇后馬氏,貴妃孫氏,郭寧妃,皇淑妃李氏,郭氏惠妃,胡妃,(以上洪武朝);孝康皇后常氏,建文太后,建文后,(以上建文朝);徐皇后,昭獻皇貴妃,權妃,(以上永樂朝)。

卷二:仁宗皇后張氏,(以上洪熙朝);恭讓胡皇后,繼后孫氏,景泰吳太后,郭嬪,(以上宣德朝);錢皇后,憲宗太后周氏,王貴妃,胡惠妃,(以上正統天順朝)。

卷三:景皇后,唐妃,(以上景泰朝);廢后吳氏,王皇后,孝穆紀太后,邵貴妃,萬妃,(以上成化朝)。

卷四:張皇后,沈選侍,鄭金蓮,(以上弘治朝);夏皇后,沈賢妃,吳德妃,王妃,馬氏,劉美人,浣衣王滿堂,(以上正德朝)。

卷五:興王妃蔣氏,陳氏皇后,廢后張氏,方后,皇貴妃王氏,杜康

妃李嬪，（以上嘉靖朝）穆宗皇后李氏，繼后陳氏，孝定皇太后，段恭妃，（以上隆慶朝）皇后王氏，王貴妃，鄭貴妃，（以上萬曆朝）

卷六：光宗后郭氏，王皇后，孝純皇太后劉氏，李妃，東李妃，選侍趙氏，（以上泰昌朝）懿安皇后，裕后張氏，李成妃，馮貴人，胡貴人，（以上天啓朝）莊烈皇后，皇貴妃田氏，青霞女子，昭仁宮宮婢，（以上崇禎朝）。

按：湯稽苍闆得高（洪武）、文（永樂）、昭（洪熙）、章（宣德）、裕（正統、天順）、景（景泰）、純（成化）、七朝后妃傳，西河又闆得順（天順、成化）、弘（弘治）、正（正德）四朝后妃列傳，是天順成化二朝，二人重作矣。彤史拾遺記則自洪武至崇禎各朝后妃悉爲列傳，殆亦后妃之備傳也。

武宗外紀一卷

注云："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爲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者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爲外？曰：予觀于同館之爲史者，其爲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之卽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後鑒錄七卷

注云："予少丁喪亂，往往承故老舊聞。由闖獻而上，遍探二百餘年間所記羣盜，彙積成帙，將以備史文之擇。而承乏編纂，頗見搜錄，則殷鑒在前，毋庸再諱。因仍存故本，而襲以給舍所錄舊名曰後鑒錄，亦曰夫猶是當日之爰書焉爾。"

蠻司合誌十五卷

注云："蠻司者,土司也。……　自洪武暨崇禎一十六朝,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凡(關于土司)沿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或失,稍見史乘者,略輯其大凡,彙爲一編,名曰合誌,考古者覽焉。"

(三) 湯斌明史擬稿(見潛菴先生分纂明史稿。(康熙間刻本))

公于順治九年成進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三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遺書修明史。且言宋史成于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康熙己未,應召博學鴻詞,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如前。聖祖嘉之,頒之史館爲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二十年典試浙江,轉侍讀。明年充明史總裁官(見先正事略)。又自云"臣與吏部侍郎臣陳廷敬等公議,以明史事體重大,卷帙浩繁,其纂修草稿已完者,先分任專閱後,再加校訂。臣分任天文志,曆志,五行志,及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五朝列傳。已經刪改天文志九卷曆志十二卷,列傳三十五卷"(見湯子遺書題明史事疏)。今潛菴先生分纂明史稿僅存曆志三卷,列傳十二卷;而多出太祖本紀四卷,后妃傳一卷,天文志則未見焉。(當是自撰與刪改他稿不同。)

擬明史稿二十卷

卷一,二,三,四,太祖本紀。

卷五,六,七,曆志。

卷八: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

卷九:王直,王翺,李秉,崔恭,姚夔,尹旻列傳,胡鼐,魏驥列傳,苗衷,

馬愉,高穀,陳循,蕭鎡,王文,江淵,王一寧,許彬列傳,曹鼐,張益,鄺埜,王佐,丁鉉,王永和,鄧棨,姚銑,鮑輝,包良佐,黃裳,俞鑑,申佑,張瑭,羅如墉,馬豫,李昱列傳,李實,羅綺,王復,趙榮列傳(袁彬,哈銘,沙狐狸附)。

卷十:于謙列傳(朱驥,范廣,王偉附),楊洪,郭登,朱永列傳,徐有貞,楊善,石亨列傳,陳鎰,劉球,鍾同,廖莊,章綸,劉釪,孟玘,劉寶,楊瑄列傳。

卷十一:李賢,彭時,商輅列傳,岳正,呂原,劉定之,劉珝列傳,軒輗,耿九疇,耿裕,年富,楊繼宗列傳。

卷十二:周忱,柴車,陳鎰列傳,呂鍾,白昂,李敏,葉淇,李孟暘,李衍,林泮,謝士元,夏塤,邢表列傳,王驥,楊寧,侯璡,王越列傳,李時勉,陳敬宗,謝鐸,魯鐸,趙永,劉鉉列傳。

卷十三:羅通,羅亨信,馬昂,寇深,王來列傳,林聰,葉盛,朱鑑,李侃,沈固,程信列傳,白圭,項忠,原傑列傳,王竑,韓雍,吳琛,朱英,鄧廷瓚,余子俊,徐廷璋列傳。

卷十四:金濂,張楷,張瓚,孫仁,汪浩,陶魯,孔鏞,毛吉,韋軒(?),張海列傳,韓青(?),种興(?),蔣信,周玉,周璽,蕭寬(?),和勇,張欽,神英列傳,蔣貴,任禮,趙安,譚廣,山雲,毛忠,趙輔,李震,王信列傳。

卷十五:錢習禮,周叙,陳音(?),邢讓,劉儼,錢溥,柯潛,胡一夔(?),倪謙,傅瀚,黎淳,王華列傳,陳文,萬安,劉吉列傳,方英(?),王勝(?),陳友,曹義,施聚,孔[illegible],劉聚列傳,石璞,薛希璉,陸瑜,石瑁(?),薛遠,陳翼,楊鼎,翁世資,林鶚,樊瑩,王[illegible],陳壽(?),高明,劉孜,張鵬列傳。

卷十六:練綱,趙敔,周斌(?),潘驥(?),張寧,王徽,毛[illegible],黃孔昭,毛弘,魏元,羅[illegible],李文祥列傳,孫鎜(?),衛英(?),章興(?),李文列傳,彭韶,何喬新,周經列傳。

卷十七:徐溥,邱濬,劉健,謝遷,李東陽列傳,王恕,倪岳,馬文升,許進,列傳。

卷十八:劉大夏,戴珊,張敷華列傳,鄒泰學,鄒幹,王質,焦宏,孫原貞列傳,胡拱辰,章敞,李綱,彭琉,張悅列傳,黃潤玉,劉綱,應履平,蔡蒙,楊琚,項麒,吳偉,張詡,楊峻列傳,何文淵,李裕,屠滽,蕭維禎,俞士悅列傳。

卷十九:秦紘,潘榮,孫需,閔珪,史琳,何鑑列傳,周洪謨,楊守陳列傳,張瑄,楊信民,潘蕃,杜銘,周季麟列傳,王繼,王宇,徐源,韓邦問,徐貫,徐恪,陳泰,陳壽列傳。

卷二十:張文錦,蔡天佑,胡瓚,張瓚,劉源清,楚書,樊繼祖,蘇佑列傳,王大用,翟鵬,史道,王邦瑞,郭宗皐列傳,王忱,商大節,翁萬達,丁汝夔,楊宗謙列傳,劉麟,陳其學,黨以平,許宗魯,劉夔列傳,江東,李文進,龍大有列傳。

按:潛菴所撰正,景,順,成,弘五朝列傳共十二卷,但景泰,天順,成化三朝列傳,方象瑛又經分撰,故三朝列傳重復者甚多。而于忠肅一傳,本由范必英闔得,總裁以范君作徐武功(有貞)傳,不當復作于忠肅傳,故以屬象瑛。待完篇之後,施愚山謂爲"毫髮無遺憾,當書一通焚之忠肅祠中,"潛菴亦云"宜亟上史館",是象瑛所撰忠肅傳,已爲施氏所讚美,而潛菴亦已知之,何以潛菴又再爲忠肅傳?豈改方象瑛之稿爲己有耶!(見健松堂集與施愚山書)

(四)方象瑛明史擬稿(見振綺堂叢書附明史分稿殘本)

明史分稿殘本序,"余自己未五月,奉命修明史,以監修徐公未至,十

二月十七日開館。明年正月，分撰景帝本紀，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王翺，于謙等。辛酉(二十年)六月，續分天啓，崇禎朝臣傳顧大章，朱燮元等。壬戌(二十一年)四月，分隆慶，萬曆朝臣傳梁夢龍，許孚遠等。計七十六傳。又陳檢討維崧歿，崑山徐公屬續撰王崇古等八傳。睢州湯公屬補鄧廷瓚胡拱辰二傳。(按：鄧胡二傳，潛菴自己作之矣，何以又屬彝尊補之？) 通八十六傳，次第上之史館。……　今衰病乞歸，所上諸傳稿，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總裁，非予所敢知……。康熙丁卯(二十六年)錄藏原稿，又云"啓禎以後，書傳無徵，間有紀載，未可遽信"。故現存殘稿，啓禎兩朝列傳有目無傳，當已親手刪去也。

明史分稿目錄：

景皇帝本紀一卷(缺)

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王翺，岳恭，姚夔(子姚璧附)，何文淵，鄒幹，于謙(子冕，同知陳逵附)，范廣，朱驥，王偉，林聰，謝一夔，徐貫，錢溥，陳翼，黃鎬，胡拱辰，邢讓，劉儼，鄧廷瓚，吳倬，陳泰，朱鑑，夏壎(子夏鍭附)，楝綱，蔚能，趙敔，彭琉，趙輔，周玉，种英，張欽，周瑄，蕭寶，种興，韓青。

按：以上三朝列傳除黃鎬，蔚能二人外，潛菴史稿中均已別爲之傳；惟范廣，朱驥，王偉三人附入于謙，此則分傳夏壎作夏塤，稍不同耳。

隆慶萬曆朝臣傳：梁夢龍，徐學謨，翁正春，趙炳然，霍冀，王崇古，方逢時，鄭洛，周世選，凌雲翼，張佳胤，張學顏，薛三才，涂宗濬，舒化，曹邦輔，殷正茂，丁士美，靳學顏，楊起元，許孚遠，洪朝選，方弘靜。

天啟崇禎朝臣傳(此二朝有目無傳)：賀逢聖，崔景榮，黃汝良，薛三

省，南企仲（祖南大吉，父南軒，子南居業、南居仁附），南師仲（祖南逢吉，父南軒附），南居益、宋史元、謝淵、周道直、王三善、傅宗龍、汪喬年、姜習孔，方大鎮（父方學漸，子方孔炤，孫方以智附），鹿繼善（祖鹿久徵，父鹿正，子鹿化麟附），馬孟禎、申佳胤、胡守恆、許文岐、顧大章（弟顧大韶）、石有恆、呂天器（王祥、楊展附），啓兆恒。

按：象瑛撰泰順成三朝列傳多與潛菴擬稿相同，但不如潛菴之完備。而撰隆、萬、啟、禎四朝列傳亦僅寥寥數十人，大臣如張居正、申時行、葉向高等且無一傳，不識是否該大臣等傳另有所屬也。

（五）朱彝尊明史擬稿（附入曝書亭集，另有史館稿傳單行本上海神州國光社影印）

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科，以布衣試入選者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及彝尊四人，皆除翰林院檢討，與所擢五十人，同纂修明史。彝尊之在史館也，凡七上總裁書，論定凡例；訪遺書；請寬其期，毋如元史之迫于時日，多所乖謬；辯從亡，致身錄之不足信；謂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縕、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咸不及于難，則文皇當日無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之事，其所謂九族者一族也；謂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盡小人，作史者不可先存門戶之見，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世皆以爲有識（見清史列傳）。又其撰文皇帝本紀，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誤，屏誣著之辭，成稿三卷，上之史館，（見史館上總裁四第書）。分撰列傳三十篇，載入曝書亭集六十二、三、四卷中。

史館纂傳一（曝書亭集六十二卷）

汪克寬，貝瓊（宋[illegible]附），王彝（杜寅、張簡附），趙壎，陳基，高啟（謝徽，傅著

附)傅恕、朱右、王廉、朱廉(徐尊生附)。

史館稿傳二(曝書亭集六十三卷)

戴良(王逢附),唐肅(謝肅附)、錢宰(張丁和,楊軌附),徐賁(宋克,陳則、余堯臣、呂敏附),袁凱(顧祿,管訥附),孫蕡(王佐、黃哲,李德,趙貞附),王蒙(郭傳附),林鴻(鄭定、王褒,唐泰、王恭附)、孫作(張宣附),王偁,葉子奇(王毅附),王洪(王達,張洪附),高棅,(明史附林鴻),王紱(夏昶附),沈度(夏昺附),劉溥(劉鉉附)。

史館稿傳三(曝書亭集六十四卷)。

王冕,楊維楨(錢惟善、陸居仁附),徐一夔劉永之,趙撝謙(趙俶,張昱,吳志淳附),答祿與權。

按汪克寬,王冕二傳,彝尊手寫稿傳三十篇中已缺去,惟曝書亭集內仍存焉。又曝書亭集六十四卷之末,尚有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錢龍錫),崔子忠,陳洪綬合傳,李无垢傳,共三篇。錢龍錫因袁崇煥之斬毛文龍而下獄,後雖遇赦,然已含冤莫白,彝尊爲之作傳,或欲以剖其冤也。崔洪同爲崇禎間名畫師,藝同癖同,因合爲一傳。至李无垢乃清初一醫士。以上三傳,當非史館之稿也。

(六)施閏章明史擬稿(見學餘堂集,四庫本不載)

康熙己未,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名,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明年陞侍讀,奉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寶訓。時荏札既頒,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毀,神氣漸敝。值望日朝下,端坐草疏於定傳,自午至酉,移案就簷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扶之至榻間,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見毛奇齡翰林院侍讀施君閏章墓表)。在史館議同異,析是非,無所

罔枉。二十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轉侍讀。著有明史擬稿七卷(見清史列傳)。

明史列傳目錄:

李賢,彭時,商輅,岳正,呂原,劉定之,余子俊,白圭,項忠,原傑,薛瑄,段堅,陳選,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羅倫,陳眞晟,俞士悅,夏寅,何鑑,徐廷璋,霍瑄,李棐,焦源溥,陸培,瞿景淳,諸大綬,劉體乾,高邦佐,楊博,褚鐵,劉有源,葉永盛,周鑣,周子義,萬琛,陶大臨,李邦華,張愼言,王紀,林士章,沈敬,覃吉,陸炳,鄭勛,江彬,錢寧。

按:右施閏章明史列傳稿四十八篇,据倫明先生清修明史考稿,云見于學餘堂集。但查四庫本學餘堂集二十八卷,並無此列傳稿(惟存李邦華一傳)。又据毛西河墓表,施侍讀曾草有馮恭定傳,倫先生所見之學餘堂集及四庫本均不載,不知何故? 又查四庫本尙有袁業泗,袁繼咸,熊仲龍,蕭正固(子用道附),田文起,汪偕從,張五權,呂心源,兩孫先生(穀,緯),袁君啟,汪惟淸,吳延支,浮屠智元等傳,未知是否史館傳稿,記此待考。

(七)汪琬明史擬稿(見鈍翁續稿,四庫本不載)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廷敬疏薦先生;兵部尙書宋公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明年詔試,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旣以道德文章爲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見陳廷敬汪先生墓誌銘)。

明史列傳目錄:

公主傳:仁祖二女;太祖十六女(第三,第十,第十三女,早卒,無封號。

凡十三公主。) 韓林兒(劉福通附),郭子興,明玉珍(子昇附),陳友諒(子理,熊天瑞附),張士誠,陳友定(子海附),哈納出,徐達(子輝祖,增壽,曾琉附),李文忠(子景隆,增枝附),鄧愈,湯和(曾孫胤績附),沐英(子春,晟,昂附),廖永安,胡大海(養子德濟附),何真,韓政,楊璟,胡海,張赫(朱壽附),張溫,王弼,孫炎,胡深,何文輝,徐司馬,郭雲,王銘,武德(張鑑附),王溥,李伯昇,宋濂(子璲附),陶安,孔希學(父克堅,從子訥,族孫公恂附),楊元杲(阮宏道,范常附),危素,許存仁(劉永貞附),曾魯,鄭湜(弟淯附),徐宗實,苔祿與榉,張籌(父翼附),胡子祺,劉士狟,羅子理,劉辰,馮堅,李仕魯(陳汶輝附),韓宜可(周觀政,歐陽韶附),凌漢,葉居升,道同,汪河,羅復仁,蔡哲,傅安(郭驥附),趙秩(沈秩,楊載附),費宏(弟寀附),翟鑾,夏言,李春芳(曾孫信附),倪岳(弟阜附),毛澄,汪俊(弟偉,佃附),吳一鵬(子子孝,胡侍附),朱希周,金獻民,秦金(孫柱,族曾孫耀附),趙鑑,趙璜,何孟春,徐文華,鄒守益,崔銑,馬理,舒芬(崔桐附),朱淛,豐熙(子坊附),安磐,楊言(仲祭附),夏良勝,薛蕙,汪應軫,王思(王相,張曰韜,張澯附),毛玉,張原,邵經邦,姚淶,韋商臣,馬永,趙時春,曾銑,(李珍附),王象乾(弟象晉,從弟象恒,象春附),李逢時,金士衡,侯震暘(子峒曾,岐曾附),周宗建,周順昌(朱祖文附五人),喬可聘,衛景瑗(族子服之附),張以寧(石光霽附),胡翰,趙汸(徐尊生附),徐一夔,歸有光(子[illegible]附),來知道,黃淳耀(弟淵耀附),楊維楨,蘇伯衡,張孟兼(吳沉附),袁凱,高啟(楊基,張來儀,徐賁,王彝附),宋克,王行,楊循吉(都穆附),唐寅,徐禎卿(黃省曾附),祝允明(桑悅附),文徵明(子彭,嘉,陳道復等附),陳揚下,馬徐王,湯祖契妻,戴思恭(王履附),滑壽,王振,曹吉祥(從子欽附)。

按:四庫提要云"初,琬自裒其文為鈍翁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晚年又手刪定為此篇(四庫所收之本)。其

門人侯官林佶爲手寫而刊之"。右列傳稿在鈍翁續稿內,四庫本堯峰文鈔五十卷不載,蓋已删去。但續稿所載列傳有二十五篇,與陳廷敬墓誌銘所云'有七十五篇',相差五十篇,疑有缺失。又查堯峰文鈔尚有申甫,乙邦才,劉惟中,邵宗元,江天一,史兆斗,楊彝顧夢麟兩先生,彭子籛,王御史,華鳳超,王秦徵,岳存,文震孟,張爾孚,袁氏六俊(陶邦正,謝湖先生,谷虛先生,臥雲公,胥臺先生,志山公),及忘菴王先生等傳,不知是否史館傳稿?待考。

(八)沈珩明史擬稿(見耿巖文選)

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詞,宰相高陽,貴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有譽,有史館三長之目。壬戌以疾乞歸。乙亥七月卒。另撰有明史要略一書見趙士麟沈君珩傳。

耿巖文選傳目:

太僕湯公鼎傳,太常侯公以康傳子恂恪附,司寇徐公石麒傳,奉常葛公寅亮傳,中丞蔡公懋德傳,御史陳公潛夫傳,督府僉書朱公先傳,孫祖文附,明太僕譚公昌言傳,陸公鯤庭傳(汪戩附),海寧令林公子野傳,孝廉祝公開美傳,漳浦令沈開大傳。

按:耿巖文選分初二集,而所載傳稿僅十二篇,或以沈珩分撰論贊,列傳稿遂不多撰也。

(九)萬邦榮明史擬稿(見明史列傳分纂,北平圖書館藏)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明史館總裁左都御史蔡(當是蔡文勤公世遠)函奏"河南襄城縣舉人萬邦榮學問好,請授爲明史館纂修官。"奉

旨顯雁。(見卷首題詞)　其所分列傳即孫嘉淦(孫因點學者)所遺也。擬稿多在嘉靖萬曆間,其中最著名者如海瑞,呂坤,吳中行,顧憲成,允成,湯顯祖諸傳,難以悉舉也。自謂"操管纂修,殫精竭慮,其才力學識皆于是乎在"云云。見萬六德跋引萬邦榮與劉方草書)

明史列傳分纂目錄(起明史卷二百二十五,列傳卷一百十三。)

卷一張瀚,王國光,梁夢龍,楊巍,李戴,趙煥,鄭繼之。

卷二海瑞,何以尙,邱橓,呂坤,郭正域(移傳)。

卷三龐尙鵬,宋儀望,張岳,李材(移傳),陸樹德,蕭廩,賈三近,李頤,朱鴻謨,蕭彥(弟雍查鐸附),孫維城,謝杰(移傳),郭惟賢,萬象春,鍾化民,吳達可。

卷四魏學曾(葉夢熊,梅國楨附),李化龍(江鐸附)。

卷五劉臺(馮景隆,孫繼先附),傅應禎,王用汲,吳中行(子亮,元,從子宗達附),趙用賢,孫士春,艾穆(喬璧星,葉春及附),沈思孝(丁此呂附)。

卷六蔡時鼎,萬國欽,王教,饒伸(兄位,及劉元震,元霖附)(移傳),湯顯祖,李琯,逯中立(盧明諏附),楊恂(冀體,朱爵附),姜士昌,宋燾,馬孟楨,汪若霖。

卷七顧憲成(歐陽東鳳,吳炳附),顧允成(張納陛等附),錢一本(子春附),于孔兼(陳泰來附),史孟麟,薛敷教(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附),劉元珍(龐時雍附),葉茂才。

卷八魏允貞(弟允中及劉以繼附),王國,余懋衡(移傳),李三才(移傳)。

卷九姜應麟(從子思睿附),陳登雲,羅大紘(黃正賓附),李獻可(舒弘緒等附),孟養浩,朱維京,王如堅,王學曾(涂杰附),張貞觀,樊玉衡(子鼎遇,維城,孫自一附),謝廷讚(兄廷諒附),楊天民,何選(馮生虞,任彥蘖附)。

卷十盧洪春(范儁,董基,王就學等附),李懋檜,李沂(閔弘晔,潘士藻附),

羅于仁,馬經綸(林熙春,林堉附),劉綱,戴士衡,曹學程(子正儒及郭實附),翁憲祥,徐大相。

卷十一:王汝訓,余懋學,張養蒙,孟一脈,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俸附)(移傳),王德完,蔣允儀(移傳),鄒維璉(吳羽文附)(移傳)。

卷十二:李植,江東之,湯兆京,金士衡,王元翰,孫振基(子必顯附),丁元薦(于玉立附),李朴,夏嘉遇。

卷十三:傅好禮,姜志禮,包見捷(移傳),田大益,馮應京(何棟如,王之翰,卞孔時附),吳宗堯,吳寶秀,華鈺(王正志附)。

卷十四:李成梁(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附),麻貴(兄錦等附)(移傳)。

卷十五:田一儁(沈懋學,懋學從孫壽民附),李汝華,張光前,葉廷秀,湯開遠,陳龍正。

(十)王源明史擬稿(見學庵類稿)

青浦王令貽撰明史食貨志,爲目十二:曰農桑,曰戶口,曰田制,曰賦役,曰漕運,曰倉庫,曰鹽法,曰錢鈔,曰茶礬,曰課稅,曰上供採造,曰會計。其爲書不屑屑追擬明史,而序事有法,贍而不穢,要而能擧,誠良史也。(見明史食貨志朱彝序)按原書題明史食貨志,而朱氏序又謂"不屑屑追擬明史,"不知此志曾入明史否? 現北平圖書館所藏原書在學菴類稿中,殘缺太多,無從詳考,願將來能得完本一考覈焉。

明史食貨志目錄:

卷一:志序　志上之一(農桑)

卷二:志上之二(戶口)

卷三:志上之三(田制)

卷四:志上之四(賦役附荒政)

卷七:(存第四十二葉,餘缺)

卷十:(缺第一葉,餘全)
卷十一:(缺第一葉前半,餘全)
(其餘各卷俱缺)

右十人所擬史稿或附入文集中,或另自成書,現俱有存本可考,故將其所擬史稿卷目概行錄出,俾便與明史參考。其前後任館纂修各官所擬稿一時未能見到者,想仍不少,俟陸續考得,當再錄之。

七 明史因襲成文之例證

按明史纂修,先由各纂修官鬮題擬稿,擬成之稿,送呈總裁核定。其或增或損,或用或否之權,則在總裁;蓋總裁乃任核稿之責,而非秉筆擬稿者也。明史于康熙十八年開館重修,屢淹歲月,迄康熙一朝,尚未成書;而諸纂修官或去或卒,歷任總裁亦相繼下世;王鴻緒以總裁之僅存,見同館凋零,乃起異念,取館中全稿爲己有,冒署爲橫雲山人集,書雖未頒行,然後來張廷玉等重修明史,即依据其書,後世蓋以其書爲明史初稿矣。查王氏前後在史館,俱任總裁之職,其不操筆擬稿可知,即纂修官鬮題分撰之稿,總裁認爲不當,自告奮勇而另擬之,而一人時間精力有限,亦决無成就全史之理,王氏自欺欺人,殆顯而易見。

其最成爲問題者,則余近在北平圖書館見到四明萬季野先生明史稿一部,又四百十六卷本明史一部,取此二書互勘,已不相同,而與王氏明史稿及張廷玉等明史勘之亦異,可知在王氏明史稿以前,仍有二部明史稿也,

然考王稿以前,未聞明史全稿曾有成書,惟萬斯同館徐元文家十載,爲核定明史紀傳四百十六卷,見于楊椿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而方苞萬季野墓表亦有「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之語。今査萬氏史稿本紀十九卷,列傳二百九十四卷,共三百十三卷,志表俱缺,不知方氏所云四百六十卷者,合志表言之,抑志表尚不在其內也。如志表在內,則三百十三卷之外,尚有一百四十七卷爲志表,恐無如此之多;若志表在外,則萬氏史稿全部當至五百餘卷矣,恐

亦不合。此書卷首有方苞萬季野墓表一篇,而墓表又有「戊戌夏六月,臥病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志之,距其歿蓋廿有一年矣」(戊戌爲康熙五十七年,季野卒於康熙四十一年,此處恐有誤)之語,疑此書即方氏所鈔存者。然無論如何,此書僅有紀傳,而無志表,與方氏所稱「諸志未就」之語尚合,其爲萬氏史稿可無疑也。

惟四百十六卷本明史,既不同于萬稿,復不同於王稿張稿;查史館任總裁較久者,王鴻緒之外,則爲徐元文熊賜履,然徐氏卒時,史稿未成,即謂萬氏爲核定四百十六卷,則徐稿亦即萬稿,當無他本;而熊賜履進史稿數卷,見于康熙詔諭,亦未聞曾彙成四百餘卷者。今細勘四百十六卷本,其紀傳二部,乃增損萬稿而來,而王稿又從四百十六卷本增損而來,是四百十六卷本乃介于萬稿與王稿之間者也,特爲何人所核定,則尚未能斷定耳。

又余嘗怪方象瑛之擬順成引正各朝列傳,多與潛菴擬題相同,如方氏擬于忠肅傳,施愚山曾稱美之,以爲可寫一篇焚之忠肅祠中,及觀潛菴史稿又有于忠肅傳,不知當時何以兩人同擬此題,不知此題誰先鬮得?又不知後來明史成書採用何人之稿?迄今觀之,其疑乃釋。蓋于忠肅傳,乃范必英鬮得之題,由總裁改命方氏擬成者也(見方象瑛與施愚山書)。潛菴于康熙二十一年擢總裁,與陳廷敬分核紀傳等稿,即以方氏所擬各傳,稍加刪潤,彙入潛菴史稿,由是方稿乃變爲湯稿矣。明乎此,不特方稿湯稿重復無可異,而亦可知凡爲總裁者,皆欲冒他人稿爲己有也。湯氏任總裁不久,卒時全稿尚未成(康熙二十六年湯氏卒),不能及身操核全稿之權,更不能及身取全稿爲己有,斯可憾耳! 不然,攘他人之美而爲己

有者,豈僅王鴻緒而已哉! 將見橫雲山人明史稿之前,已先有潛稓明史全稿矣!

由是吾人可知明史全部構成之經過焉。蓋史稿構成,本于實錄,參之稗官野史,而要以實錄爲依歸。可知實錄爲纂修官所据以構成史稿之主要材料,再由纂修官之稿變爲萬稿(有一部分先變爲湯斌等稿),再變爲四百十六卷本之稿,再變爲王鴻緒稿,再變爲張廷玉等稿,其本紀一類,復變爲乾隆四十二年英廉于敏中等改稿;以此推之,明史勒成,中間蓋經六七次之改變矣;然後知攘美之譏不必獨加于王鴻緒,而過情之譽亦不能盡歸于張廷玉等。千秋事業,談何容易!而數千百人所費之心血,當不可汨沒也。茲舉太祖本紀一段及王偉傳,合諸稿之文而比較之,卽可知其因襲成文之痕迹焉。

(一) 太祖本紀(節洪武三十一年之文)

1、太祖實錄 卷二百五十六: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暹羅斛國蘇門邦王昭祿羣膺,遣使貢方物,賀正旦。賜其使人鈔帛有差。(湯稿有,他稿無。)

壬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張稿有,他稿無。)

乙丑,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萬稿張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于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授故武臣子弟之養于錦衣衛者,儒士人給米月二石。(湯稿有,他稿無。)

乙酉,倭夷寇山東寧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殺掠居民,殺鎭撫盧智。寧海指揮陶鐸,及其弟鉞,出兵擊之,斬首三十餘級,賊敗去。鉞爲流矢所中,傷其右臂。先是倭夷嘗入寇,百戶何福戰死,事聞,

上命寧遠二衛發兵追捕,至是鏜等擊敗之。詔賜鈔帛恤福家。(各稿均有。)

丁酉,浙江都指揮使陳禮言近者倭賊二千餘人,船三十餘艘入寇海澳桑嵩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禦之,賊勢暴悍,斌等力不能勝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賜鈔帛恤斌潤家。(湯稿有,他稿無。)

庚子,水西阿贊與所部土酋乃不率花,泥阿由盟,與西堡滄浪等寨長必莫者等,燒劫屯堡,聚衆作亂,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發兵討之。已而西保賊阿革傍等,復糾合阿黎寨三千餘人爲寇,成遣安莊衛指揮使陸稟,普安衛指揮顧統等,分道擊敗之,其他悉平,成還京師。(王稿四百十九卷稿均有,他稿無。)

辛丑,總兵官左軍都督楊文等,奏克平古州林寬餘黨,並俘獲三十餘等處苗蠻二千九百七人,惟潰入山谷者未盡勦絕,近軍士多病,乞分往近地辰溪等處就糧操練,俟秋成進取餘黨。上以餘寇多脅從,不必窮追,遂召文等還京師。(王稿張稿均有,他稿無。)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等平卜木瓦寨,執叛酋買哈剌送京師誅之。買哈剌麽些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行人,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扼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湯稿及他稿均有,惟王稿無。)

三月戊申朔,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匏猈撒都結致每步結致撒都奴侍,貢馬及硫黃胡椒等物,其世子武寧亦如之。先是其國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湯稿有,他稿無。)

己未,晋王棡薨。王上第三子,孝慈皇后所生,十三歲受封,又十七年而之國,聰明英銳,受學于翰林學士宋濂,學書于錄事杜環,眉目脩秀,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至是以疾薨,上哀慟,輟朝三日,賜謚曰恭(册文省)。(各稿均有,惟張稿無。)

癸亥,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先是察度遣使來朝,請中國冠帶,上曰:'彼外夷能慕我中國禮義,誠可嘉尚,'命禮部圖冠帶之制往示之。至是遣其臣阿蘭匏等來貢,謝恩,復以冠帶爲請,命如制賜之,並賜其臣冠服。(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甲戌,免鳳陽懷遠縣去年田租。先是耆民胡官一等詣闕言,歲旱稼穡不收,租稅無所出,願以銀鈔布帛代輸。戶部尚書郁新以爲撥對官軍俸糧已定,難聽折收。上曰:「民者國之本也彼旣饑餒,而又責其賦稅,將困踣流亡,豈爲人上之道哉?」命悉免之。(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四月丁丑朔,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勒佳稽程復,貢馬及硫黃。(湯稿有,他稿無。)

罷回回欽天監。(湯稿有,他稿無。)

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釁生釁隙,請討之。上曰:「朕欲止朝鮮生釁者,將以安民也;興師伐之不難,得無殃其民乎?」但命兵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兵部咨文省)。(湯稿張稿均有,他稿無。)

戊子,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爲僉都御史,璿以言事稱旨故也。(湯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丁酉,遣通政使趙彝持節往山西,立晋世子濟熺爲晋王。(湯稿王稿均有,他稿無。)

陞龍江衛經歷黃福爲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爲右侍

郎,俱以言事稱旨故也。(湯稿有,他稿無。)

壬寅,詔免懷安府鹽城山陽二縣田租,時二縣大水傷稼,民因負租,上知之,故有是命。(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是月,杜澤罷。(四百十六卷稿有,他稿無。)

五月丁未,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刀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刀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据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度,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驚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刀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以討之。春後病卒,刀幹孟竟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討,擒刀幹孟以歸,思倫發思得還平緬,踰年卒。(各稿均有。)

辛亥,山東平度州昌邑縣知縣賈貴言:去年十二月大風拔木,海潮泛溢,浸沒民田三百一十餘頃,牟麥不收,今歲苗稼尙未可耕種,恐民失所。詔戶部核實,免其租。(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占城國遣其臣孫子布婆陋坟烏台夜皮麽,貢方物。詔賜子布等衣鈔有差。(湯稿有,他稿無。)

甲寅上不豫。(各稿均有。)

戊午,敕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貳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汝爲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並燕谷寧三府護衞,選揀馬步精銳軍士,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

令皆出自王,汝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愼毋貳心而有疑志也!'敕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汝爲總兵,都督劉眞宋晟爲之副,啟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並護衞各衞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揀精銳,統領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各稿均有,惟湯稿無)

按此文當是永樂中改修太祖實錄時所竄入者。燕王蓋欲以節制之師,爲纂位掩飾,全非信筆。湯稿不以此文入太祖本紀,頗有見識。萬氏頗迴護燕王,再存此文,其後四百十六卷稿及王稿張稿遂相沿不改矣。

丙寅,暹羅國王遣使奈斯勿羅者貢方物,賜使者鈔錠。(湯稿有,他稿無。)

戶部尚書郁新言:往者山西狹鄉無田之民,募至山東東昌高唐境內屯種給食,今已三年,請如民田例徵租。上命再復其租一年。(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丁卯,高郵州泰州水,免其田租。(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有,他稿無。)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上素少疾,及疾作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時,漸劇乃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爲生民福。'即遣中使持符召今上還京,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還,上不之知也。疾亟,問左右曰:'第四子來未?'言不及他,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作,天下臣民出臨三日俱釋服,無妨嫁娶。辛卯,葬孝陵。(各稿均節載此文)

(贊)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恣爲殘虐,糜弊生民,天下大亂極矣。上在民間,憫焉傷之。已而爲衆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不十餘年間,盪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至也! 即位之初,稽古禮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注洪範叙九疇,能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接四夷,海外遠方諸國,皆遣子弟入學。南極炎徼,北逾氷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晏忘飧,虛心清問,從諫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置殿廡,出入省覽。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敕子孫,具有成書。貽法萬世,謹宮闈之政,嚴宦寺之防,杜外戚之禍,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于禮先代,罷獻俘,存高年,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諸富之物,莫不畢致,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伐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尙藉亭長,挾縱徒,集所附;上不階尺土,一民呼吸響應而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 况生而臣民,屢有異徵,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得,蓋天啟大明隆盛之運,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 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已,尊謚'聖

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按: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太祖本紀,多本之實錄及御製皇陵碑,世德碑,紀夢文,西征記,平西蜀文,周顛仙人傳。此外則皇明祖訓,皇朝本紀,天潢玉牒,國初禮賢錄,及陸深之平胡錄,北平錄,平漢錄,平吳錄,平蜀記,黃標之平夏記,張紞之雲南機務抄黃,高岱之鴻猷錄,唐樞之國琛集,王世貞之名卿績記,顧璘之國寶新編,徐禎卿之剪勝野聞,王文祿之龍興慈記等書,無慮數千百種,類皆資其采掇。'今考太祖本紀初稿爲湯潛菴所擬,是否博采上述諸書,尚待分析考證。惟湯稿敘洪武三十一年事,則完全依据實錄,而實錄所記事蹟甚繁,各稿所不採之材料,概行刪去。茲爲便于比較起見,先鈔實錄節文于首。

又按:實錄末段之論贊,與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及張稿之太祖本紀論贊,互不相同,而王稿且無之。蓋論贊爲全篇之總評,自不可少。惟太祖畢生事蹟甚多,擇其要者立論,是在秉筆者之識力如何?因各稿不同,故並錄之,以便比較。

2. 潛菴史稿 卷四,葉二十八: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暹羅斛琉球入貢。(萬稿無) 二月庚辰,設學于虎踞關,教武臣子弟。(萬稿無) 乙酉,倭寇山東,指揮陶鐸擊敗之。丁酉,(倭)寇浙江,千戶王斌,鎮撫袁潤戰死,恤其家。(萬稿無) 甲辰,買哈剌伏誅。三月戊申,琉球入貢。(萬稿無) 己未,晉王棡薨。癸亥,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並陪臣冠服。(萬稿文異) 甲戌,蠲鳳陽懷遠去年田租。(萬稿文異) 夏四月丁丑,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謝賜,貢馬及方物。(萬稿無) 罷回回欽天監。(萬稿無) 戊子,以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萬稿無) 庚寅,(應改庚辰)五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萬稿無) 丁酉,立

晉世子濟熺爲晉王。(萬稿無) 擢龍江衛經歷黃福爲工部左侍郎。(萬稿無) 壬寅,蠲鹽城山陽田租。(萬稿文異) 五月丁未,西平侯沐春擊平緬,大敗之。沐春卒,都督何福執刀幹孟,歸思倫發于平緬。(萬稿文異) 辛亥,以昌邑去年海溢沒民田,蠲其租。(萬稿文異) 占城入貢。(萬稿無) 甲寅,帝不豫。丙寅,暹羅斛入貢。(萬稿無) 再復山東流民(漏租字)一年。(萬稿文異) 丁卯,高郵泰州水,蠲田租。(萬稿文異) 閏五月乙酉,帝崩于西宮,年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辛卯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萬稿文稍異)

帝聰明神武,勤于聽斷,昧爽臨朝,薄暮還宮,雖寒暑不廢。士無貴賤,皆得引見。一事裁決未當,中夜弗寐。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惶懼。體察政事,次第劄記,待旦行之。侍臣承間以軒皇養性之說進,帝曰:"朕豈不知頤養可以永年?但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廢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可畏也,何敢暇逸!"嘗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 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臺榭爲遊觀地,第令內侍種蔬,誠不忍勞民也。"觀事東閣,暑甚流汗,侍臣見其更衣,皆經滸濯。御史中丞陳寧等來奏事,帝方免冠櫛髮,見之遂移入幃內,櫛已正冠,始出相見。微時未嘗學問,及攻討四方,與諸儒息馬講藝,援筆爲文,頃刻數千言,並極典贍,無所凝滯。與廷臣論及漢唐以來,女寵外戚,宦官藩鎮,禍及國家,曰:"人君不邇聲色,嚴宮閫之防,女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惟賢是用,外戚之禍何自而作?供給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宦

官之禍。上下相維,中外相制,防微杜漸,權不下移,使財歸有司,兵須合符,安有權臣藩鎮之患?至於修防邊海,文德懷柔,來者撫之,去不窮追,則羈縻籠罩,萬世之法咸備矣。(萬稿有論無贊,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當即改此稿而成者。)

贊曰:唐虞禪受尚矣!湯武皆由諸侯而王,漢高起徒步,猶藉亭長,唐宋之興,皆因勢乘便。太祖出自側微,不階尺土一民,而削平僭亂,定有中原,海外君長,奉正朔,受冠帶,功烈之盛,方冊所載,未嘗有也!承平之後,制作禮樂,遂明爲章,崇儒術,重祀典,求賢賜租之詔無歲不下,禮高年,褒孝弟,勸農桑,進廉能,重節義,黜貪墨,蓋功德兼隆焉。至其家法謹嚴,后妃不得預政,外戚無請謁之私;五府六部,而朝無專政之臣;設衛屯田,而國無養兵之費;尤其立法之善者。獨是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所謂治亂國用重典歟?然時時越法,有所縱舍,大抵疏於微賤,而詳於貴近,故功臣保全亦異于唐宋矣。至朝鮮安南內亂,惟以璽書告誡,不事征討,又非好大喜功者所可及也。祚幾三百,不亦宜乎!(萬稿無贊,四百十六卷稿及張稿均有論有贊,但與此文不同。)

按:太祖本紀爲潛菴所鬮得之題,乃第一次節取太祖實錄材料而成之稿,故次于實錄之後,以便比較。

又按:潛菴此稿,經于康熙二十年擬成。壬戌(二十一年)春,先生典試浙江事竣,過其家時,曾出此稿示其同里田蘭芳,蘭芳贊曰:'簡,'先生喜曰:'正恐不能當得此字耳!'(見潛菴史稿田蘭芳評)詎知由湯稿順遞變至王稿張稿,愈後愈簡,毋乃太簡乎!以各稿互勘之,其迹自見。

3、萬季野明史稿卷四: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人材分詣山東河南州縣課農。(四百十六卷稿同。)二月乙酉,倭寇寧海,指揮

陶鐸擊敗之。(四百十六卷稿同。)　庚子,水西蠻平。(四百十六卷稿同。)　甲辰,徐凱俘麼些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四百十六卷稿同。)　三月己未,晉王棡薨。(四百十六卷稿同。)　癸亥,琉球中山王察度請從中國服制,賜其君臣冠服。(四百十六卷稿文異。)　甲戌,蠲懷遠田租。(四百十六卷稿多水災二字。)　壬寅,蠲鄜城山陽田租。(四百十六卷稿多水災二字。)　五月丁未朔,沐春大敗平緬兵于南甸。(四百十六卷稿同。)　辛亥,蠲昌邑海溢田租。(四百十六卷稿同。)　甲寅,帝不豫。(四百十六卷稿同。)　戊午,楊文率師從燕王棣備禦開平,郭英率師從遼王植備禦開平迤北,俱聽燕王節制。(四百十六卷稿同。)　詔山西民田東昌者,再賜復一年。(四百十[illegible]卷稿同。)　丁卯,蠲高郵泰水災田租。(四百十六卷稿同。)　五月乙酉,帝崩于西宮,年七十一。遺詔:喪葬儀物,一從儉素,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各自臨國中,毋得至京師。六月上尊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諡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發謀決策,動若神明,舉兵渡江,銳意大業,延納豪傑,兼攬群英,故能削平南服,戡定中原,用兵先後,稟受成畫,軍鋒所至,無不得志者。即位之後,勤于聽斷,每中夜弗寐,存省政事,次第劄記,待旦行之。侍臣乘間以養性之說進,帝曰:"朕豈不知頤養之可以永年?但自古國家,未有不由勤而興,怠而廢,天命人心,去留向背,皆繫于此,何敢即安!"　每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輒責躬修省。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臺榭,今第令種蔬,誠不忍勞民也!"　視事東閣,暑甚流汗,迭更衣皆經澣濯。御史中丞入奏事,帝方櫛髮,遽入幃,櫛已整冠出見之。歲聘召士

用人如不及,士無貴賤皆得引見。微時未嘗學問,及征伐四方,與諸臣息馬講藝,援筆成文立就。興禮作樂,定制立程,蓋開創而守國之規模具備矣。

按:萬稿删改湯稿而來,其迹甚明;而萬稿又爲四百十六卷稿所本,可以下節對照見之。

4. 四百十六卷本明史卷四: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人材分詣山東河南州縣課農。(王稿無。) 二月乙酉,倭寇寧海,指揮陶鐸擊敗之。庚子,水西蠻平。(王稿無。) 甲辰,徐凱俘麼些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王稿無。) 三月己未,晉王棡薨。癸亥,賜琉球君臣冠服,從其國王察度請也。(王稿無。) 甲戌,蠲懷遠旱災田租。(王稿無。) 夏四月戊子,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王稿無。) 壬寅,蠲鹽城山陽水災田租。(王稿無。) 是月杜澤罷。(王稿無。) 五月丁未,朔,沐春大敗,平緬兵于南甸。(王稿文異。) 辛亥,蠲昌邑海溢田租。(王稿無。) 甲寅,帝不豫。戊午,楊文率師從燕王棣備禦開平,郭英率師從遼王植備禦開平迤北,俱聽燕王節制。(王稿文異。) 詔山西民田東昌者再賜復一年。(王稿無。) 丁卯,蠲高郵泰水災田租。(王稿無。) 閏五月乙酉,帝崩于西宮,年七十有一。遺詔,喪葬儀物,一從儉素,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各自臨國中,無得至京師。六月上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王稿文異。)

帝英武明達,具有大度,自率衆度江,延攬賢豪,兼綜羣策,用兵料敵,機變如神,諸將稟受成算,所至無不克捷者。即位之後,勤于聽斷,每至夜分始罷,隆冬盛暑,未嘗少變。間御與羣臣講論不倦,

嘗謂侍臣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愼而興,怠荒而廢,朕心悚惕,何敢自安!" 每遇災修省,避殿撤樂,軫念生靈疾苦,卽蠲租賑貸無虛日。自奉儉約,非宴享不設盛饌。謹于儀度,對臣工必整衣冠;禋祀必嚴齋宿,秉圭襲璽,祇言誠心;愛民尤矜窮困,語及稼穡艱辛,輒爲流涕。旁求俊乂,不吝爵賞;士無貴賤,皆得引見。崇尙敎化,隆重師儒,禮樂章程,煥然可述。其誡諭臣下,垂訓後昆,援筆成文,思如宿搆。晚年彌勤政理,邊防軍務,飭備益嚴,蓋開創之規模可謂弘遠也矣。(此文與萬稿相類)

論曰:帝由農畝奮興,驅除亂略,十餘年間,廓淸南服,掃羣雄而有之,及定鼎金陵,奠安中夏,遂定建瓴之勢,殆所謂智勇天錫,撥亂世反之正者歟! 臨御三十一載,孜孜圖治,日昃不遑,敷政任人,立綱陳紀,法制燦然丕備,一時吏畏民懷,四裔賓服,徽猷勳業,史不勝書,求之上古哲君,亦何以加焉。蓋其生長田間,艱難締造,人情世故,熟悉深嘗,諸所措施,絕非尋常意慮所能及。惟是刑罰所加,頗隣嚴急,或者時宜重典,固有不得不然者歟? 祖訓有之'朕權時處治,特儆奸頑,非子孫所常用,' 觀此則帝一時用法之意亦大概可覩矣。不然,貽謀垂裕,懋建無窮之基,是道何繇也哉? (萬稿無贊,王稿則論贊俱刪,張稿復論贊並存,而文不同。)

按:四百十六卷稿與萬稿大同小異,其改萬稿而來,迹甚顯明;惟王稿依據此稿,力求簡短,雖刪節過多,而因襲痕迹終莫能掩也。

5. 王鴻緒明史稿 卷三: 三十一年春二月乙酉,倭寇寧海,指揮陶鐸擊敗之。辛丑,古州蠻平,詔楊文還京。三月己未,晉王棡薨。(張稿無。) 四月丁酉,晉世子濟熺嗣爲王。(張稿無。) 五月丁未,沐春擊刀幹孟大敗之。甲寅,帝不豫。戊午,都督楊文率北平軍

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率遼東軍從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閏五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有一。遺詔:喪葬儀物,一從儉素,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諡'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諡'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按王稿刪節四百十六卷稿,僅存寥寥數文,且並論贊而去之,殆欲明其非竊之于人者,而筆削已失其當矣。張稿依據王稿,然增入壬戌,乙丑,甲辰,庚辰數文,蓋亦知王稿失之簡矣。

6.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丑,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二月乙酉,倭寇寧海,指揮陶鐸擊敗之。辛丑,古州蠻平,召楊文還。甲辰,都督僉事徐凱討平麼些蠻。夏四月庚辰,廷臣以朝鮮屢生釁隙請討,不許。五月丁未,沐春擊刀幹孟大敗之。甲寅,帝不豫。戊午,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閏五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有一。遺詔曰: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辛卯,葬孝陵,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諡'聖神文武,

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嘉靖十七年,增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當其肇造之初,能沉機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帝之雄才大略,料敵制勝率類此;故能戡定禍亂以有天下。語云:'天道後起者勝,'豈偶然哉!

贊曰: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來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于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遺澤,尚如

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按:張稿雖本之王稿,然所增損詞句,礪當多矣。而太祖遺詔全文,尤爲以前諸稿所不載,蓋諸稿以永樂中重修之太祖實錄不載遺詔全文,遂亦不敢參考他書補入,由是建文嗣位終無明文,而燕王纂奪之迹亦幸而稍掩矣。張稿破以前諸稿拘迂之見,獨存遺詔全文,頗稱卓見。考薛應旂憲章錄載太祖遺詔全文與此相同,張稿或依據薛書而稍改易者也。

7. 英廉等改修明史　按:乾隆四十年,諭明史于滿洲蒙古人地名音譯多乖,應照改正;四十二年,又諭明史本紀失之疎漏,應考覈添修。惟查改修之本已刋成書者,僅有明史本紀,其志表列傳有無修改,尙不可知。今以改修之太祖本紀,節三十一年之文與張稿互勘之,其删改之處甚少,惟張稿'遺詔曰'句,改本作'詔曰',無'遺'字;張稿'奈起自寒微'句,改本作'顧起自寒微;'張稿'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句,改本删去'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十三字;張稿'當其肇造之初能沉機觀變'句,改本删去'其''能'二字;張稿'擴廓'凡二見,改本均改譯爲'庫庫特穆爾。'其他字句,概仍張稿之舊,不再錄全文。

(二)王偉傳

1. 憲宗實錄卷六十六:成化五年四月丙寅,兵部右侍郎王偉卒。偉字士英,湖廣攸縣人。隨父伯靈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廟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丙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譽。正統己巳,北虜犯順,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民衆守廣平,遷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圉多事,文移塡委,偉援筆立就,皆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己,擢兵部右侍

郎,命出視邊,常密具方略以上。虜有小田兒者,本中國人降虜,虜為邊患多出其計,偉受謙密計,至陽和城見其隨虜入貢行差後,伏勇士于道,執而殺之,紿虜曰:'彼思其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天順初,偉為石亨所搆,免官歸;成化三年,復召為兵部右侍郎。初亨搆于謙等黨逆,鏤板榜示天下,至是偉以為言,乃並毀之。五年以病乞歸,命還家養疾,疾已復來,道濟寧卒,年五十三,賜祭塟如例。偉性穎敏,善議論,尤熟于邊事,但頗任智數,而急于仕進,在兵部時嘗揚于謙短,謙語人曰'王士英何憂不得吾此位耶!何用汲汲如此!

2. 方象瑛明史分稿王偉傳 王偉字士英,長沙攸人,隨父伯鑑戍宣府,宣宗西(應作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員。正統元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譽。己巳之變,行監察御史事,練習民壯守廣平,遷兵部職方司郎中,上疏陳勤政務,專將權二事。時彊圉多事,文檄旁午,偉遇事立應,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已,遂擢兵部右侍郎,出行邊,具陳方略。有田小兒者降也先,數導之入寇,偉受謙密筴,至陽和伏勇士執殺之,紿賊曰:'彼思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也先既通好,遣使納哈赤等三十餘人,貢駝馬四萬,駐牧宣府,命偉及孟鑑同經理之。天順復辟,石亨等搆謙死,偉坐免官。成化三年,復召為兵部右侍郎,五年以病乞歸,至濟寧卒。偉在職方,實緣謙薦得擢用,偉亦深相結,及為侍郎,嘗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以示謙,謙頓首引罪,帝曰:"朕知卿,勿慽也!"謙出,偉迎問:"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過,子面言之,未必不從,何至于此!"出書示偉,惶媿無地。及再起貳兵部,謙冤已雪,而亨等所錄黨逆榜猶未除,偉以為言,乃詔毀之。

按:方象英閱題得順成弘正各朝列傳,分撰王翺于謙等傳,王

偉傳卽方氏所擬,附于于謙傳後者。今以此篇觀之,與憲宗實錄之王偉傳無甚差異,惟記事稍詳耳。然實錄爲皇家要典,王偉以一員卿貳,著其傳略已足,斷不能瑣瑣敍其畢生事,自與分傳不同,本無足怪。湯斌爲總裁時,將此稿稍一删改,列入潛菴史稿中,不知者以爲二人同擬此稿,其實方氏之稿乃纂修官草擬之稿也。

3. 潛菴史稿王偉傳 王偉字士英,攸縣人,隨父伯䨇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譽。景泰監國,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民壯守廣平,遷兵部職方郎中,上言二事曰勤政務,曰專將權,帝並嘉納。時邊圉多事,文移塡委,偉援筆立就,皆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己,超拜兵部右侍郎,奉命行邊,胥密奏方略。時有小田兒者本中國人,降瓦剌,導也先屢爲邊患,偉受謙密計,至陽和城,見其隨北使入貢,伏勇士于道,執而斬之,紿虜曰:'彼思其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天順初,偉爲石亨所搆,免官歸,成化三年,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初亨搆于謙等黨逆,鏤板榜示天下,至是偉以爲言,乃並毁之。五年以病乞歸,命還家養疾,疾已北上,卒于道,年五十有三,賜祭葬如例。偉性穎敏,善議論,尤熟于邊事,但頗任智數,而急于仕進,在兵部嘗揚于謙短,謙語人曰:'王士英事要不得吾此位耶!何用汲汲如此!'

按:湯稿乃參之實錄而改削方稿所成者,以三篇互勘之自見。

4. 萬季野明史稿王偉傳 王偉者,字士英,攸人,隨父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偉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重其才,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塡委,處分多中竅會。嘗上

疏'事關機密請聽堂上官面陳,又請專將權,使得自斬,裨將以下爵賞並許便宜從事,毋令中制,'景帝嘉納之。以謙薦,超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小田兒者本中國人,叛出塞爲邊患,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而朝臣多嫉謙,與謙善者率目爲朋附,偉乃伺謙誤密奏之,帝以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卿,吾自知,何謝爲!"謙出,偉問:"上與公言何?"謙笑曰:"吾有失所,望君面規之,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偉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從之。五年病歸卒。

按:四百十六卷稿依據此稿一字未易,惟'小田兒'改爲'田小兒'耳。

5. |四百十六卷明史王偉傳| 王偉者,字士英,攸人,隨父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偉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重其才,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塡委,偉處分交中竅會。嘗上疏'事關機密請聽堂上官面陳,又請專將權,使得自斬,裨將以下爵賞並許便宜從事,毋令中制,'景帝嘉納之。以謙薦,超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田小兒者本中國人,叛出塞爲邊患,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而朝臣多嫉謙,與謙善者率目爲朋附,偉乃伺謙誤,密奏之,帝以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卿,吾自知,何謝爲!"謙出,偉問:"上與公言何?"謙笑曰:"吾有失所,望君面規之,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偉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從之。五年病歸卒。

按:由實錄王偉傳至此篇凡五改易,自王稿因襲此篇後,始成

定稿。

6. 王鴻緒明史稿王偉傳　王偉者,字士英,攸人,隨父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狩,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重其才,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塡委,處分多中竅會。嘗上疏'事關機密請堂上官面陳,又請專將權,使得自斬,裨將以下爵賞便宜從事,毋令中制,'帝嘉納之。以謙薦,超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田小兒者本中國人,叛出塞爲邊患,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而朝臣多嫉謙,與謙善者率目爲朋附,偉乃伺謙誤,密奏之,帝以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卿,吾自知,何謝爲!"謙出,偉問:"上與公言何?"謙笑曰:"吾有失,望君面規之,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從之。五年病歸卒。

按:王稿依據四百十六卷稿僅刪去數字耳,其餘字句均同。

7. 張廷玉等明史王偉傳　王偉字士英,攸人,年十四,隨父謫戍宣府,宣宗巡邊,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塡委,處分多中竅會,逐薦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叛人田小兒爲敵間,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己爲朋附,嘗密奏謙誤,冀自解,帝以其奏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吾自知卿,何謝爲!"謙出,偉問:"上與公何言?"謙笑曰:"我有失,望君面規我,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踰年告病歸卒。

按:張稿雖仍王稿之舊,但刪去字句頗多,雖過于求簡,然較之王稿已優越多矣。

8. 英廉等改修明史　按:改修明史,據王頌蔚明史考證攟逸僅有列傳考證,而未見改修明史列傳,無從查考。

按:就上面所舉太祖本紀一段,及王偉傳一篇,均可見明史最後勒成完書,已經過六七次之删改;其因襲痕迹,遞變程序,以各稿互勘之,至爲明晰。至各稿之優劣,頗難定評;以余論之,則上所舉二例均以張廷玉等之稿爲最佳;蓋非張等識見學問優于前人,實因前人多屬草𠞰,而首創難工,繼述者自應盡善也。

又按:明史全稿均爲各纂修官所分撰,前已言之;玆查當日纂修官曾有遺稿者,湯斌方象英朱彝尊毛奇齡尤侗汪琬之外,他不多見,就諸人遺稿合各本明史稿校之,甚多可以還其眞面目者,特經六七次之删改,愈後愈失其眞耳。然亦有少部分愈後而愈見其眞者,如朱彝尊之傳稿三十篇,其林鴻王偁沈度王紱高棅五傳,萬斯同不取,四百十六卷稿亦依萬稿而未收;至王鴻緒始改易朱彝尊之稿,張廷玉等因之,朱氏所撰五傳遂與明史同不朽矣。然其由同而異,或由異而同之迹,茍以各稿細心對勘,率皆可以考證焉。

又按:太祖本紀,湯稿萬稿四百十六卷稿均分四卷,王稿張稿及英廉等改修稿均分三卷。王偉傳,各稿均附於于謙傳後。

八　明史諸本卷數比較表

篇目	萬季野明史稿卷數	四百十六卷明史稿卷數	王鴻緒明史稿卷數	張廷玉等明史稿卷數
太祖本紀	四	四	三	三
建文帝本紀	一	一	一	一
成祖本紀	上下	二	一	三
仁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宣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英宗前紀	一	一	一	一
景帝本紀	一	一	一	一
英宗後紀	一	一	一	一
憲宗本紀	一	一	一	二
孝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武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世宗本紀	上下	二	一	二
穆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神宗本紀	上中下	二	一	二
光宗本紀	附神宗下卷	一	附神宗後	附神宗後
熹宗本紀	一	一	一	一
莊烈帝本紀	二	四	二	二
本紀總卷數	二〇	二六	一九	二四
天文志	諸志俱缺	六	三	三
五行志		五	三	三
曆志		五	十一	九

地理志		六	五	七
河渠志		十	六	六
禮志		二二	一四	一四
樂志		四	三	三
儀衛志		併入兵衛	一	一
輿服志		四	四	四
選舉志		八	三	三
職官志		二	五	五
食貨志		十一	六	六
兵志		二〇改名兵衛	六	四
刑法志		三	三	三
藝文志		五	四	四
志總卷數		一一一	七七	七五
諸王世表	諸表俱缺	四	五	五
功臣世表		三	無	三
戚臣世表		一	無	一改名外戚
宦幸世表		一	無	無
宰輔年表		併入大臣	二	二
大臣年表		三	分入宰輔七卿	分入宰輔七卿
七卿年表		併入大臣	二	二
表總卷數		一二	九	一三
后妃傳	二	二	二	二
興宗睿宗傳	併入諸王	併入諸王	併入諸王	一

諸王傳	四	三	四	五
公主傳	一	一	一	一
大傳	二三六	二二〇	一四九	一五九
循吏傳	三	三	一	一
儒林傳	三	三	三	三
文苑傳	六	三	四	四
忠義傳	十	七	八	七
孝義傳	三	二改名孝友	一	二
隱逸傳	一	一	一	一
列女傳	上中下	二	一	三
方技傳	二	二	一	一
外戚傳	一	二	一	一
宦官傳	上下	二	二	二
佞倖傳	二	二	一	一
奸臣傳	一	二	二	一
閹黨傳	無	無	無	一
流賊傳	一	二改名盜賊	一	一
土司傳	五	四	十	十
外國傳	九	四改名外蕃	八	九
西域傳	四	無	四	四
列傳總卷數	二九六	二六七	二〇五	二二〇
全書卷數	三一六	四一六	三一〇	三三二

九　欽定明史與三修明史人地名異同表

按:張廷玉等重修明史,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告成,詔付武英殿鏤板,至乾隆四年七月刋成頒行,列于二十四史內,至今仍舊。乾隆四十年,高宗以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眞,詔命大學士等照遼金元三史例,查覈改正。四十二年五月,又以英宗本紀稍有疏略,于史法尙未允協,復命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鏞等,逐一考覈添修(兩次詔諭均見第一編)。至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改修明史本紀完成(因四庫全書成于四十七年,其著錄之明史本紀卽用此次所改修者),于人地名音譯,頗多改易,其他字句增損處,尙不甚多,而卷數仍爲二十有四,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亦與原刋板式無異。此改修之明史本紀二十四卷,雖已刋成,但仍藏于宮中,未見頒行,故至今相去百有餘年,外間尙罕有知者。去年故宮圖書館將此改修本影印,以供治史者參考之便,此秘本因得見于世矣。

又按:王頌蔚于丁亥(光緒十三年)入直樞院,屬張令史大誥,物色是書(改修明史),得藍面冊明史自卷一百十六至三百三十二(缺卷一百九十五),凡二百十六卷,列傳首尾略具,案語用黃籤黏書之上方,人地名改譯及修改字句處用黃籤黏書原文之上,惟年久受潮濕,黏籤脫落甚多,且有黴爛成塊,不堪揭動之處,乃屬張大誥悉心迻寫,僅得十之七八,云卽邵氏所見進呈本也。(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載明史三百六十卷,並云張廷玉等所修明史其中考究未完,近又奉命刊正,今囑以新定之本著于錄)。

王氏又云"繼又得稾本四十餘卷,卷面題總裁英閱,總裁于

閱,總裁錢閱,及纂修官黄輯,宋輯,協修官嚴輯,章輯羅輯等字,案語與進呈本略同,間有爲總裁所删者,則進呈本不錄。最後又搜得正本三巨册,自卷一百十八至卷三百二十八(缺二五二——二五六卷),凡二百六卷,每卷題明史卷幾考證,意在分附明史各卷之後,故析卷皆同,每條稱'臣某某案',亦與他史考證同式,以上二本皆邵氏所未見,三史皆祇列傳無紀表志。稿本進呈本不及正本之完備,然亦有稿本考訂琛塙而進呈本刪去者,有稿本進呈本俱有而正本不錄者,且有案語絕無發明而列入正本者,良由官書成于衆人之手,莖茅同處,搴擇不精,又其時總裁諸公無淹雅鴻朗之才,故去取未能悉當。"(見明史考證攟逸)

據邵氏四庫簡明目錄,可知乾隆晚年已將明史全部改修,合爲三百六十卷(禮親王嘯亭續錄卷一載本朝欽定諸書,亦稱明史三百六十卷。據劉撒雲評邵氏書目云,乾隆末年改定明史僅列傳百餘卷,卷數並無分合,當添列三藩事迹,増多二十四卷歟?) 但乾隆四十二年改修明史詔諭,僅云本紀,而所刊成之改修明史只有本紀二十四卷(卽今影印之本),並未及于志表傳之改修。然據王頌蔚所見之改修本三種(一稿本,一正本,一進呈本),均關于列傳者,既無本紀,亦無表志,且三種改修列傳亦無三百二十八卷以後者,則邵氏所云三百六十卷,不知何据? 而嘯亭續錄亦稱三百六十卷,似又與邵氏相合,更不可解! 迄今改修明史本紀已影印流行矣,明史考證攟逸(列傳考證)亦經王氏刊有成書,彰彰可考;尚有志表二部,是否曾經改修?明史三百六十卷,是否可信?如眞爲三百六十卷也,則已全部改修無疑,其全部改修經過,及紀志表傳各增幾卷而成三百六十卷之數,此又有待于吾人之詳考者也。(中央研究院所藏清代檔案尚有明史稿殘本不少不知爲康熙時稿,抑乾隆時稿?檔案不在平,未獲檢閱爲憾!)

附改譯人地名表

明史人地名	改修明史人地名	卷篇數	行葉數
徹里不花	徹爾布哈	太祖本紀卷一	一頁下十行
備考　所記行頁依殿本明史			
脫脫	托克托	以下同	二頁下六行
禿堅	圖卜識		三頁上十行
絆住馬	班珠爾瑪克		仝前
陳埜先	陳額森		仝前
蠻子海牙	曼濟哈雅		三頁下八行
備考　四頁下十行蠻子海牙亦照改,以下相同者不另錄。			
納哈出	納克楚		四頁上七行
備考　納哈出之名以下甚多,不另錄,其他亦倣此。			
阿魯灰	阿勒哈		四頁上十行
海牙	曼濟哈雅		四頁下六行
定定	鼎鼎		五頁上六行
別不華	拜布哈		仝前
八思爾不花	巴爾斯布哈		五頁上七行
石抹宜孫	舒穆嚕伊遜		仝前
厚孫	和遜		仝前
宋伯顏不花	宋巴延布哈		仝前
察罕帖木兒	察罕特穆爾		七頁上一行
擴廓帖木兒	庫庫特穆爾		九頁上十行
擴廓	庫庫特穆爾		十二頁下七行
阿魯溫	阿掄	太祖本紀二	二頁上四行
察罕腦兒	察罕淖爾	以下同	五頁下十行

竹貞	珠占		五頁下十行
愛猷識里達臘	阿裕錫哩達喇		六頁上五行
買的里八剌	密迪哩巴拉		六頁上八行
把匝剌瓦爾密	巴咱爾斡爾密		八頁下十行
土剌河	圖拉河		九頁上七行
阿魯渾河	鄂爾坤河		九頁下九行
撒里畏兀兒	薩里輝和爾		十二頁上三行
伯顏帖木兒	巴顏特穆爾		十三頁下三行
朶兒只巴	多爾濟巴勒		十三頁下六行
脫古思帖木兒	特古斯特穆爾		十五頁上四行
亦憐眞	額琳沁		十六頁下八行
完者不花	旺札勒布哈		十七頁上七行
乃兒不花	鼐爾布哈		仝前
烏撒蠻		太祖本紀三	一頁下九行
備考　改本'撒'作'撤'四庫本亦同			
地保奴	迪保努	以下同	六頁下七行
撒馬兒罕	賽馬爾堪		七頁上六行
備考　殿本'撒'作'撤'今改			
兀良哈	烏梁海		七頁下八行
也速迭兒	伊遜岱爾		八頁上三行
坤帖木兒	琨特穆爾		仝前
墨剌哈梅里	默拉哈瑪爾		九頁上四行
別失八里	巴什伯里		十頁上六行
月魯帖木兒	伊嚕特穆爾		十頁下六行
甫答迷城	布達密城		十三頁上八行

徹徹兒山	察察爾山		十四頁上六行
兀良哈禿城	烏蘭哈達城		十四頁上七行
泥八剌	尼博羅		十五頁上六行
鬼力赤可汗	郭勒齊汗	成祖本紀二	一頁下一行
哈立麻	哈里瑪	以下同	一頁下二行
安克帖木兒	恩克特穆爾		三頁上八行
本雅失里	布尼雅錫哩		七頁下一行
瓦剌	衛拉特		七頁下二行
馬哈木	瑪哈木特		八頁上七行
把禿孛羅	巴圖博囉		八頁上八行
斡難河	鄂諾河		九頁下五行
失捏干	碩尼堪		十頁上七行
鬼力帖木兒	推勒特穆爾		十一頁上一行
八耳思朶羅歹	巴爾斯多羅岱		十一頁下五行
孛羅不花	博羅布哈	成祖本紀三	一頁下三行
康哈里孩	剛哈拉海	以下同	一頁下五行
忽蘭忽失溫	和拉和錫袞		一頁下六行
泥八剌國	尼博羅國		二頁上八行
失剌思亦思弗罕	錫喇斯伊思帕罕		六頁上六行
八答黑商	巴達克山		六頁上七行
闊欒海	庫掄海		九頁上一行
屈裂兒河	奇拉爾河		九頁上三行
也先土干	額森托干		十頁下一行
答蘭納木兒河	達蘭納穆爾河		十一頁上四行
曲先	庫森	宣宗本紀一	二頁上一行

桑兒加失夾	桑爾節沙克置	以下同	二頁上二行
撒丁	薩鼎		二頁上八行
亦力把里	伊蘭巴里		四頁下五行
昝卜	藏布		九頁上八行
脫歡	托歡		九頁下十行
阿卜只俺	諤博爾濟延		十頁上二行
阿台朶兒只伯	阿勒台多爾濟巴勒	英宗前紀一	二頁上三行
瓦剌可汗脫脫不花	衛拉特汗托克托布哈	仝前	二頁下二行
毛里孩	瑪拉隔	憲宗本紀一	二頁上九行
阿羅出	阿勒楚	以下同	五頁上五行
孛羅忽	博勒呼		六頁上二行
乩加思蘭	伽嘉色棱		六頁下三行
速檀阿力	素爾坦阿里		七頁上八行
滿都魯	們都埒		七頁下四行
烏撒衛	烏什衛		二頁上七行
伏當加	布達扎卜		三頁上三行
亦思馬因	伊斯瑪音		三頁上八行
罕愼	哈商		四頁上八行
避那孩	巴爾諾海		七頁上四行
陝巴	善巴	孝宗本紀一	四頁上七行
火剌札國	呼爾察國	以下同	四頁下七行
乜克力	默克埒		六頁下二行
火篩	和碩		八頁上七行
弗提衛	佛特衛	世宗本紀一	三頁上一行
俺答	諳達	以下同	三頁下四行

卜兒孩	布爾噶		五頁下一行
魯速	魯默特		六頁下九頁
吉囊	濟農		十頁上六行
把都兒	巴圖爾	世宗本紀二	三頁上五行
辛愛	錫林阿	以下同	五頁上八行
吉能	吉納		五頁下十行
打來孫	達喇蘇		八頁下二行
土蠻	土默特		十頁上九行
魯迷國	魯默特		十二頁上五行
把漢那吉	巴噶奈濟	穆宗本紀一	四頁下三行
襖郎兎	鄂蘭圖	神宗本紀一	五頁下一行
備考 高宗詔諭稱'圖'作'兎'于字義無當者卽指此			
速把亥	蘇巴爾噶	以下同	五頁下十行
乞慶哈	徹辰汗		六頁下四行
把兎兒炒花	巴圖魯綽哈		七頁下十行
備考 圖作兎二			
撦力克	徹里克		九頁上四行
他不囊	塔布囊		九頁下十行
火落赤	浩爾濟		十頁下九行
哱拜	巴拜		十一頁下七行
卜失兎	布色圖		十三頁上十行
備考 圖作兎三			
永邵卜	永什卜		十三頁下八行
銀定歹成	伊勒敦達春	神宗本紀二	五頁下一行
蠻阿克	蠻鳳阿克	以下同	六頁下十行

拱兎	恭圖	七頁上十行
備考　圖作兎四		
乃蠻	奈曼	十一頁上二行
猛克什力	孟克什勒	十一頁上五行
飛芬山	斐芬山	十一頁上九行

按:以上改譯人地名,重見者均不另錄,本紀二十四卷所改正者大概如此。其他字句增改處不甚多,且非關於人地名,亦不具錄。

附錄

十五圖萬斯同所改朱彝尊高啟傳稿,不甚清晰,再以萬朱兩稿並錄之,俾便參看。

高啓傳(朱彝尊明史藁傳)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啟詩驚異,延爲上客,啟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啟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啟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冑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啟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啟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傳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敕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丞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啟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汝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啟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啟,啟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啟,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啟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啟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舁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啟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啟,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啟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錢穀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白金,右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啟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

留在史館,最爲國館院侍讀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啟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啟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啟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若歸爲常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若侍其父玉者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啟善文,尤工于詩,儀稱其清遠綺麗,縱橫百出,若天驥追風而馳。于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啟齊名,號吳中四傑。

高啟傳（萬斯同明史稿）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博學無不窺,尤工于詩。家居北郭,與王行比鄰,其後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咸來僑居,號爲北郭十友,以能詩號十才子。張士誠據吳,名士翕集,啟獨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饒介之、丁仲容素以詩自號,見啟詩驚異,招致之,禮爲上客,啟謝去,仍隱青丘,自號青丘子,詩日益富。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並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啟與徽俱入對,擢啟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初啟在翰林,受知於祭酒魏觀,嘗賦詩寓有諷刺,帝微聞而嗛之,未發也。及觀來知蘇州,啟方居青丘,授書自給,觀爲移其家入郡,旦夕延見甚歡。七年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內發怒,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吳下多詩人,啟尤超軼,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四傑,蓋以高楊張徐配唐之王楊盧駱云。

明史纂修考跋

癸酉夏，顧頡剛先生屬校李晉華先生所撰明史纂修考。楨已校者爲四朝詔諭，朝野學者之建議，纂修中之三時期，歷任纂修官姓氏，明史稿與明史通評等五篇。嗣以講學南臺，倉卒入都，校讐之事遂以中輟。楨既拮其精粹以告南中學子，重以晉華之命，乃爲之跋曰：治明清史學之風，倡于萬季野全謝山諸君，至雍乾諸朝，嚴野史之禁，士大夫乃噤口而不敢談史事。洎乎晚近，時異事遷，史料日出，于是明清史學乃重理于學林。蓋以治近代之史較往古爲尤切，而倭寇肆獗，時事日棘，所以察古知今，因時制宜，有不容緩者。顧季野纂修明史，一生精力所繫，經王鴻緒氏攘竊之後，萬氏原稿乃湮沒無聞。雖經學者考訂探討，其跡稍明，然尚以未得其定讞爲憾！茲晉華之作，考證翔實，有條不紊，不但王氏攘竊之跡暴白于世，而明史屢次纂修之舉，大要已明。運用史材，舉重若輕，爬梳史事，由顯入微，此萬氏之餘緒，抑晉華所獨長者也。

今考斯編，以纂修中之三時期一篇條理尤善。惟當乾隆四十二年間重修明史，似應列在此篇。又朝野學者之建議論列明史纂修之分期，與下篇微嫌重複，纂修分撰篇目亦可列在纂修之三時期中。凡此皆管窺之見，要不足爲此書病。晚近專治明史之作，以吾所知者有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及吾友陳守實明史稿考證二篇。陳著爲時獨前，時有創獲；黃著用力頗勤，微爲繁富；是書較爲後出，搜輯當亦較完備也。

吾昔讀明史，喜其條理謹嚴，敘次質樸，無重出再見之病，有求全攬勝之美，恒以爲雖纂之衆手，意必有評騭精校以總其成者；今讀是書，更可證明明史原稿出于萬季野之手，其言爲不虛。惟明

史纂修于清廷嚴威之下，忌諱甚多。於清初建國，勝國遺聞，皆約略不詳。明史無建州之傳，其記清初史事，雖於王翱張學顏諸傳刊落未盡，隱約其辭，然開國史蹟，則已毀滅無遺。又不為南明諸朝立傳，民族抗爭精神，清廷箝制思想，已蕩然無存。至其謂鄭成功沈魯王于海，太倉人士獨立佳傳，此仍不免黨社之見，傳聞之辭，事理悠謬，有不可不考訂者。晉華方治乙部之學，為中央研究院校讎明實錄一書，昔萬季野纂修明史端憑實錄，今晉華果能因實錄而重紹季野之學，于明史一書重為考訂，凡昔日隱沒不彰之事，皆抉其羅而發其覆，使吾華族精神重昭于世，則其功不亦偉歟！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安陽謝國楨記于白門寓廬

附錄

十五圖萬斯同所改朱彝尊高啟傳稿,不甚清晰,再以萬朱兩稿並錄之,俾便參看。

高啓傳(朱彝尊明史藁傳)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啟詩驚異,延爲上客,啟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邱,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啟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啟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啟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啟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傅開平王嗣'。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啟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汝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啟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啟,啟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啟,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啟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啟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昇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啟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啟,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啟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錢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右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啟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

啟在史館,最爲國館院侍讀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啟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啟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啟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常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啟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于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啟齊名,號吳中四傑。

高啓傳(萬斯同明史稿)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博學無不覽,尤工于詩。家居北郭,與王行比鄰,其後徐賁高巽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咸來棲止,號爲北郭十友,以能詩號十才子。張士誠據吳,名士畢集,啟獨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饒介之丁仲容素以詩自號,見啟詩驚異,招致之,禮爲上客,啟謝去,仍隱青丘,自號青丘子,詩日益富。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並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啟與徽俱入對,擢啟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初啟在翰林,受知於祭酒魏觀,嘗賦詩傳有諷刺,帝微聞而嗛之,未發也。及觀來知蘇州,啟方居青丘,授書自給,觀爲移其家入郡,旦夕延見甚歡。七年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吳下多詩人,啟尤超軼,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四傑,蓋以高楊張徐配唐之王楊盧駱云。

明史纂修考跋

癸酉夏,顧頡剛先生屬校李晉華先生所撰明史纂修考。 楨已校者爲四朝詔諭,朝野學者之建議,纂修中之三時期,歷任纂修諸官姓氏,明史稿與明史通評等五篇。 嗣以講學南雝,倉卒入都,校讐之事遂以中輟。 楨既摘其精粹以告南中學子,重以晉華之命,乃爲之跋曰:治明清史學之風,倡于萬季野全謝山諸君,至康乾諸朝,嚴野史之禁,士大夫乃噤口而不敢談史事。 洎乎晚近,時異事遷,史料日出,于是明清史學乃重理于學林。 蓋以治近代之史較往古爲尤切,而倭寇肆獗,時事日棘,所以察古知今,因時制宜,有不容緩者。 顧季野纂修明史,一生精力所繫,經王鴻緒氏攘竊之後,萬氏原稿乃湮沒無聞。 雖經學者考訂探討,其跡稍明,然尙以未得其定讞爲憾! 茲晉華之作,考證翔實,有條不紊,不但王氏攘竊之跡暴白于世,而明史屢次纂修之舉,大要已明。 運用史材,舉重若輕,爬梳史事,由顯入微,此萬氏之餘緒,抑晉華所獨長者也。

今考斯編,以纂修中之三時期一篇條理尤善。 惟當乾隆四十二年間重修明史,似應列在此篇。 又朝野學者之建議論列明史纂修之分期,與下篇微嫌重複,纂修分撰篇目亦可列在纂修之三時期中。 凡此皆管窺之見,要不足爲此書病。 晚近學治明史之作,以吾所知者有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及吾友陳守實明史稿考證二篇。 陳著爲時獨前,時有創獲;黃著用力頗勤,微爲繁富;是書較爲後出,搜輯當亦較完備也。

吾昔讀明史,喜其條理謹嚴,敘次質樸,無重出再見之病,有求全攬勝之美,恒以爲雖纂之衆手,意必有評覈精校以總其成者;今讀是書,更可證明明史原稿出于萬季野之手,其言爲不虛。 惟明

史纂修于清廷嚴威之下,忌諱尤多。於清初建國,勝國遺聞,皆約略不詳。明史無建州之傳,其記清初史事雖於王翱張學顏諸傳刊落未盡,隱約其辭,然留國史蹟,則已毀滅無遺。又不為南明諸朝立傳,民族恢復精神,清廷箝制思想,均蕩然無存。至其謂鄭成功沉魯王于海,太倉人士獨立佳傳,此仍不免黨社之見,傳聞之辭,事理悠謬有不可不考訂者。晉華方治乙部之學,為中央研究院校讐明實錄一書;昔萬季野纂修明史端憑實錄,今晉華果能因實錄而重紹季野之學,于明史一書重為考訂,凡昔日隱沒不彰之事,皆抉其離而發其覆,使吾華族精神重昭于世,則其功不亦偉與!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安陽謝國楨記于白門寓廬